

作 品

6

# 1. 蘇聯新教育大觀

蘇聯教育研究所編

煥平·葉森合譯

- 內容一覽
1. 五年計劃和教育問題
  2. 就學前教育和校外教育
  3. 教授方法問題和教育家
  4. 學校學生和教師的生活
  5. 在小說上表現出來的蘇聯的教師

跟着五年計劃的醒目的進展，蘇聯的教育制度也一變其本來面目了。它的新鮮味和徹底性，已成為各國教育界的興味的中心。本書上自蘇聯教育的組織，制度，下至學校內外教師和學生的生活，凡與教育有關係的問題，都包括在內，而加以詳細說明的解剖。關心於教育問題者，不可不人手一書。

發行者 思潮出版社

總代售處 中外書局

(地址呂班路麥賽而帶羅路角)

實價大洋六角

# 作品創刊號目錄

R  
812.05  
916

## 小說

- 1 崖邊……………冰山……………( 4 )
- 2 歡迎會……………張天翼……………( 42 )
- 3 外交談判……………法登耶夫作  
古 琴譯……………( 65 )
- 4 決心……………窪川稻子作  
紺 琴譯……………( 82 )

## 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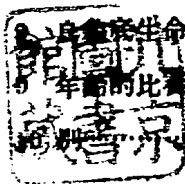
- 5 雪中行商……………張 堃……………( 26 )

## 詩

- 6 去罷，春的感傷……………楊 騷……………( 19 )
- 7 汕頭回憶……………姚 仙……………( 76 )

## 散文

- 8 身家生命價值……………明長照……………( 41 )
- 9 年齒的比賽……………草 明……………( 57 )
- 10 歐 查……………歐 查……………( 60 )



## 文藝時評

- 11 文學的個人與社會……………楚 容……………( - 1 )  
12 基本的大眾文學理論……………秀 湖……………( 24 )  
13 自由主義文藝的威脅……………秀 湖……………( 80 )

## 電影漫談

- 14 銀幕上的吉訶德……………布拉斯……………( 78 )

## 報告與批判

- 15 人間世論戰經過……………林 默……………( 86 )

# 文學中的個人與社會

## 莖 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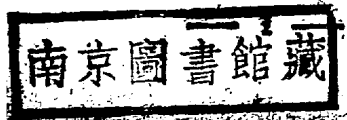
「人類者，是所謂社會的動物」這名言倘要加以注釋，那就是：人類不僅是生物底地存在着，同時是以一個生物而社會底地存在着的。

這就是說，不論一個人生理的或心理的如何獨特，如何卓異，但他不能不為社會的法則時代的尺寸所制約。沒有一個人能從社會獨立，也沒有一個人能越過時代限度。個人和社會並不是一種對立的并行的存在，而是前者包含在後者之中的。

這法則倘要應用到文藝上來，那就是所謂決定文藝因素的個人成分，雖不可否認，但是這個個人是包含於社會中的個人。最後來決定文藝的因素的還是「社會」。

因此用生物學的方法來解釋文藝，是不能脫離社會科學的範圍的。所謂文學中的遺傳，體質，個性，才能等，這些「個人的色彩」，也需要從社會學的分析纔能得到正確的完全的解決。生物學和社會學也正如達爾文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樣，並不是兩個對立的科學，生物學管領着生物界，而社會學管領着一切的人類歷史社會。社會科學是生物學的延長擴大，生物學是社會科學的補足。生物學不能單獨的應用到社會，同時科學的社會學也不能忽略生物學的分析和解釋。

洪深先生在五月號的申報月刊，發表「文學中的所謂個人成分」一文，力闢生物學和社會學解釋文學的對壘形勢的謬妄，是對的。但是因為洪深先生不曾辨別科學的社會學與非科學的機械論的社會學。前者是決不會，也不必要和生物學的文學解釋對壘的。洪深先生這一點沒有辨認清楚，結果產生了他的折衷論。他要來調和兩種科學的解



釋。他歷數了生物學的「個人成分」的重要性，然後結論道：「這并不是主張『重個人成分，而在說明，要明確地解釋文學，除了社會成分之外，個人成分也得注意。……云云」。

這裏充分暴露了洪深先生的動搖的矛盾的妥協的觀點。他要調和兩種解說，使他們并存不悖，結果却恰巧使他們分庭對立起來。兩者間的糾紛，分毫也不會解決。洪深先生在這篇文章中，不過充分的發揮了他的個人成分決定文學的理論，和他口中先前所述的初意，是適得其反的。

例如他所認為生物學解釋的真義，把生物學和社會學解釋的範圍分得清清楚楚，似乎一部分作家只有生物學纔能分析說明似的。這正是他自陷牛角尖的明證。攝倫，雪萊，濟茨生在同一時代，不能產生相同的詩；拉西奴高乃依與莫利哀生在同一時代而劇本的特色相異，不僅是性格資質的不同，正有他們社會存在的差別。拉西奴和高乃依「是計劃着如何取悅王公大臣的。」（載納）而莫里哀是「資產階的兒子。」（伊科維支）不是很明顯的社會根據麼？亞倫坡具有奇異的惡夢的怪格，但他只能出現於十九世紀繼承歐洲資本主義的美國社會，也只能用十九世紀資本文明的頹廢崩潰的社會現象纔能說明他。他不能出現於前一時期，也不能出現於另一社會，如中國印度之類。賦有他這種資質和性格的人也不僅有他。當時的美國社會倘沒有亞倫坡其人，或遲或早是會有另一人來代替他，以惡魔的恐怖主義出現於文壇的。

肉體的殘廢雖多少可以影響文學，但處身的社會實在是最後決定這影響的東西。蒲泊的幼時的損傷，一半是由於他的孱弱，但大半還是由於當時官塾中對 Catholic 的不幸的歧視。因為蒲泊是羅馬教徒的兒子。密爾頓雖是目盲，但假如他沒有青年時代豐富的教養，不是從神學校，或劍橋出身，深入於古典的而旁及於拉丁的詩文，又生在中國，則至多也不過能在大世界或城隍廟擺擺課欄，算命測字而已，如

何能夢見「失樂園」之類的傑作從他的筆下產生呢？

西蒙特·佛羅易德 (Sigmund Freud) 的精神分析是有他的特殊的重要性的。但是倘使這種分析停留於個人，執着於個人的說明，排除一切社會的因子，則他的失敗，必然無疑。伊科維支說得好：

「靠了心理分析，我們可以解剖創造者的靈魂到他的無意識中去探求，在那裏去打撈他的欲望，他的希求，他的理想。我們可以發現個人竟至於那為其內部的聲音所左右的生物。可是還有一個更強，更有力，更決然的聲音，那就是社會的聲音。」（戴望舒譯：唯物史觀文學論）

所謂精神分析的內容，主要的是「性」。但我們知道「性」並不是人生的全部，而且性的本身也是受社會時代來制約的。中古時代的行吟詩人口中的戀愛，與十九世紀謬塞和海涅詩中的愛情是截然不同的。柏拉圖式的戀愛產生於希臘騎士風的愛情，歌誦於行吟詩人的口中；但丁之不能與 Beatrice 圓成好夢，是由於當時封建社會的壓抑；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是當時德國社會全體青年的煩惱。這些是只能以社會學的分析纔能解釋得清楚的。不論洪深先生如何誇張個人的成分在文學中的重要性，但事實是明明白白的擺在眼前。

這裏借用普力哈諾夫的話來作給束罷：「人類的天性（自然的資質個性等——生物的）可以使人類有愛美的情趣和美的觀念的可能，但人類環境的各種條件，纔能使這可能成爲現實。」什麼是這些條件呢？第一是社會的智識的聚積，第二是個人在社會環境中的職位，第三是社會環境對個人的影響和決定。舉一個小例：洪深先生的成爲戲劇家，是由於洪深先生留學美國，專攻戲劇，回來又從事於戲劇運動，而前幾年的社會的條件又允許洪先生自由演戲，發揮所長。洪先生爲什麼會專攻戲劇的呢，那原因我想決不只是遺傳的戲迷，或洪先生身材生得魁梧，或個性是一個戲劇家，天生的要來演戲吧。而洪先生

的「香稻米」，「丑奎橋」，爲什麼會產生，而且產生在現代呢？我想這些是不能用生物學來解釋的。

## 崖 邊

### 冰 山

夜風呼呼的吹過八仙崖，樹枝搖曳着。搖散輕的樹葉，顛顛倒倒落下來，落下在崖坡上走的水田畝的農民們的頭上，頸項裏，發出一種輕微的嘆息，之後，又默默的往崖谷裏落下去。他們聽着這種落葉的聲響，又想起家裏房子燒了，往後怎麼辦呢。可是展開在他們眼前的，是洞一般的黑暗。祇有冷靜的溪水，在腳下潺潺的流着，像在提醒他們：不要掉下去了。

王全福被年輕的木仔押着在隊伍的中間走。隊伍是混亂的：走的走，爬的爬，有的撐着頭靠在石炭上喘氣。他的脚也漸漸滯重了。走一步，停一步，走得木仔躁起來，在他背上一推，意思是叫他「快點」！他的脚却故意地向崖下一溜，於是滾草薦一樣，滾動着塊塊的崖石，唏哩哄隆落下去。

「案子跌下去了。」

隊伍就像在蠕動着的一條黑蛇，驟然回轉頭，停下來。目光一致的向着說話的方向投過去。說話的是木仔。他小小的額角上爆出幾粒冷汗。心兒急得發跳。癡呆地空望着黑暗的崖谷裏。

芸生跑上來，手掌撲徐徐的。就像媽媽在宴客的席上，發覺孩子打破飯盤一樣，憤得就想拍他一個耳光。可是他的手揮過來，緊緊的抓住木仔的肩膊，拉向他自己跟前問道：

「誰跑啦！」



「王全福。」他說着，兩眼朝着地下。

於是有的釋下重担似地，伸直腳坐下來。有的回過頭去。「王全福，這小子，讓他跌下去吧，跌死了也好，免得牽着礙手絆腳。」跟着一陣說話的聲音，在靜靜的山谷裏嗡嗡的響起來了。

芸生蹙着眉頭在懸崖絕壁的深谷裏探視一下，並無一點動靜，好像沒有人跌下去的樣子。「那末，也就隨他去吧。」在來路的那一方，黑黢黢的樹叢，却發出嘩嘩沙沙的聲音，像有人在跟蹤追跡。恐怖襲擊着每個人的心情，一齊驚疑的靜下來。於是他催促——「走！」

隊伍又在黑暗裏移動着沉重的步子了。木仔落在尾巴上。他的腳如同陷在深深的泥沼裏，拔出右腳，似乎左腳又沉下去。因為包圍着他的思想的，是活活的一個人，給他一推，跌下去，死了——然而事實上，全福却神像似的坐在崖石上，並不如大家所料那樣的不幸。

他是自由了。

××××××××××

有孩子稚氣的木仔記得；還是太陽落山的時候，他趕着一羣牛在水溝裏喝水，水草上的淡淡的陽光，正向水底裏陰下去。背地裏突然襲來一聲：

「木仔！趕快把牛收了，到隊上去！」

他回頭看見芸生提着一面銅鑼，噹噹地在山坡上敲起來。他於是在那獨角的黃牯背上拍一掌：「好！回去。」牠像是領悟他的意思，從水溝裏仰起那笨長的頸子，「哞呀！」地叫一聲，尾巴一甩，踏着懶散的步子，走在頭前。之後，一條一條跟上去。他也很快的跑回家，把腳一洗，晚飯沒有吃，就到隊上來了。

隊上的情形，已經有點不同：平日沒有這麼許多人，並且王全福向來不到的；今天到了，還著的是短裝。在走廊下，那裏又在裝着十炮。木仔馬上想到：今晚上定要「進攻」了。

他對於「進攻」，是有很多的希望的。若是進攻鎮上，至少要撥它一些布，天氣快要冷下來，衣服也太破舊了。不過像王全福那樣穿得漂漂亮亮，他是不會想到的。實際上，他的希望，有兩疋土布就夠滿足了。

這時在門口噹……噹地擱着銅鑼的尾音，芸生進來了。他那寬闊的額角，和那貓似的眼睛，老是那麼使人敬畏。可是他有一張和氣的嘴，很兜人愛。所以木仔有什麼事就去問。

「芸生叔！叫我來有什麼事？」

「今晚上去老鴉嶺放哨！」

「一個人？」

「不，跟王全福。」

「唔，跟王全福。」木仔的嘴嚙起來，用一種鄙夷的眼光，瞥視全福的襟上的一排白白的洋鈕扣，於是喃喃地詛語着。不是他年紀小，怕挨近全福；也不是全福穿得闊，他吃錯；更不是他們兩者之間有仇。總之，他不想跟他在一道，然而他又說不出理由來。

芸生就沒有注意這點。他祇知道木仔老實而又聽話。可是當木仔想要說明不跟全福在一道，他已到王全福那兒去了。

「隊長忙啦！」全福漲着笑盈盈的臉。

芸生拍拍他的肩膀，微笑地說：

「今晚上，請去老鴉嶺放哨好吧？」

「放哨——又是這一套來了？」全福仰起頭，望望天，像在打量天晴還是落雨，又像是在想着什麼，一時想不起來——「啊！今晚上沒有工夫，對不住，還有件衣服，趕到要縫起來。」

「找不著旁的人，實在找不着……就把衣服丟一丟手好了。」

「的確不行，你瞧我的腳，還在脫皮……」

「也許走動走動，要好得快！」

「如果定要我去，出了岔子，我不管。」

「不會，不會！」芸生微笑的走了。

他於是又懊惱起來：不准扣徒弟的工錢，是他們說出來喊他的；放起哨來，又要尋這些人，爲甚麼不叫徒弟去？真把他全福不當人看待。氣是氣人，可是他也沒辦法。於是兩手叉在胸上，昂起身子走近來。

「木仔！隊長叫我帶你去放哨！」他忿忿地說。

木仔靠着天井邊的屋柱站着。一聲不響地，望着走廊下來來去去的人擾攘着。心想不去「進攻」，還要去放哨，放哨還要跟他——木仔也有點氣了。

「不要裝聾賣啞，回頭來叫我！」

木仔臉向側邊一歪，把手上的腰帶，往肩上一搭，低下頭，向着走廊下，悄悄的去。

在那裏：土炮正裝好了。這炮，是松樹挖的。重量不知道，樣子倒有點像具白棺材，可是裏面裝的不是死屍。在兩旁，像着猴戲一樣，許許多多的人圍着。炮口的左邊，立着八個人，右邊也是八個，雄糾糾的，很像一班扛靈柩的車夫。他們第一次想把他抬起來，可是比死屍還要重，「喂！喂！喂！」喊了幾聲，又放下來。然後彼此搖搖頭，表示吃不落的樣子。於是再加兩個人上去，這才啣啊啣啊的抬了起來。

站在兩旁的人，每個人的嘴上，流露着快活而又興奮的表情。木仔也興奮起來。「要是這一砲衝出去，一定有趣哩！」他於是希望去守炮台，而且做炮手。可是他一想到要去老鴉嶺，便又喃喃地詛語了。

天已經黑下來，快要準備出發了。

木仔跑回家來。他的母親，又過分細心的擺出那盤乾蕒菜在矮凳上。從那裏蒸發着一股腳屎的臭味。他端着盤往灶角上一扣。灶角上

那盞油燈，探首出來，吐出那小小的緋紅的舌頭，像在同情他說：的確太難吃哩！

「怎麼不裝飯吃，嫌菜不好？不想想從前——母親斥責着。心想他要是命好，那年春天漲大水，不會把屋衝倒，更不會把爹淹死。她帶着他東家討米，西家討飯，落雪的天氣，蓋一床破的蘆蓆，還要在門廊下過夜——「如今難道就算發跡了。房子有住，飯有飽，菜差一點，就堵氣……」

「不是沒有事，晚上還要去放哨！」

「放哨就放哨，不是去做官！」

他頭頂有點要冒火了。用腳把凳子往後一推——「硬不吃！」可是母親一邊在罵，一邊又替他裝好飯，放在他的面前。他用鼻子嗅嗅那股燒焦的火氣，更是不想吃了。

屋背後，這時有人嚶嚶噲噲走過去，又嚶嚶噲噲走過來。過路的點着一把一把香火，火光閃進屋子裏，顯得異樣的急迫，緊張！

「好仔啦！快快吃點去，人家都出發了。」母親又小聲小氣地說。

「出發！」他把筷子在凳上一蹬——「你想王全福會有這麼着急？」他於是坐下，開始嚼起來。

「爲什麼七不找，八不找，恰恰找到王全福，唉……」母親聽他說王全福，就有點不放心似的。瞧瞧窗外天色，黑洞樣的。好像有什麼不幸，就會要從那黑暗裏降來一樣。當木仔出門的時候，她叮嚀着說：

「在哨上，小心點，不要打瞌睡！」

之後，用一種祈禱的眼光，望着木仔的背影：靠菩薩保佑，她是祇有一個呀！於是白天裏的謠言，蜂湧似地鑽進心來，鑽得她的心，鬆鬆散散的像就要墮陷。

木仔走到王傢橋上，那裏已經聚攏着許多人，有的說鎮上到了「

環境」，有的說自家的大隊伍回來了。他停着腳，張開耳聽了一下，心兒惻惻的，好像誰在對他說：「不要去咧！」可是他想：大隊伍不是早就說要回來的麼，這一定是自家的隊伍，他又胆壯起來，繼續向着王全福那兒走去。

王全福早已吃過晚飯，坐在床鋪上發愁。陪着他坐的，是他的姘頭，不，要說是她的妻子了。她拿着一張粗紙坐在桌子旁邊剪鞋樣，繭思是，又要替他做鞋了。這是她最樂意幹的。早前，她要他坐在面前，那里敢這樣放肆，就是燈都不敢點，並且他來的時候，先要在窗上敲敲，要等她把門門「梯撻！」推開了，才敢進來。如今不但沒有人背後指手指腳，說她黃花女偷人，而且還有人頌揚着他們說：「你們才不封建啦！」在這點上，她對於芸生是高興的，因為他也頌揚過他們哩！於是她記起來了。

「你不是說過芸生叫你去放哨！」她對全福說。

「不想去哩！」他輕意的回答着。心想風聲一緊張，就叫這些人去放哨，他們躲在家裏享太平福。

蹾！蹾！蹾！

在窗戶上有人敲着響。

「誰呀！」她起身向窗外探望。

「全福去沒去？」木仔在窗子腳下答應着。

全福用腳扯扯她的衣角，意思是叫她不要作聲。

「爲什麼哩！」她奇怪地問。

全福依然一聲不響，默默地瞧着腳上的一雙橡皮鞋。他覺得要把鞋脫下來，似乎太苦了。不，他實在對於鎖上的「環境」，有些害怕：要是給他們擄了去，脫得一身精光的，用細麻繩纏着手指腳指，吊在樓榜下，用香火燒肚皮，辣椒火薰鼻子。爲什麼好好的一個人，要這樣受刑受死呢。他越想越覺得他不去有道理。

「大家都去，你一個人躲在房裏，怎有臉見人！」她把剪刀往桌上一摔，生起氣來了。——「要是叫我去，我早就去了。」

「鬼纏住你，你去啦！」

木仔在外邊聽着。一條黑狗，從門口跑過來，向他狂吠兩聲：汪！汪！好像叫他不要站在牠的主人的窗子腳下。他拾着瓦片迎擊過去，牠退兩步：汪！汪！又扮着一付惡臉，擺出反攻的陣勢衝上來。他有些着急起來了：

「全福，去不去？要去，就快點！」

「小東西——喊死！」

他很不耐煩地從床上坐起來。她於是抿着嘴跑近去，微笑着說：

「全福！去了回來再說，免得人家講空話！」

「講空話！你聽：這小東西，都喊全福，全福！你還想有人講好話！」

他脫下襪子，往床上一甩，然後解下腰帶對着鏡子把頭巾裹好，氣衝衝地走出去——

「要去，就去啦！」

木仔默默地在頭前走。他空着手，好像去看親戚一樣，瀟瀟洒洒在後面跟着。籠罩着他們眼前的夜色，像一頂黑毡帽。脚步壓着小石子，發出一種落葉的聲音。溪流潺潺曲曲的在他們的腳下，靜靜的流着。彷彿是和着他們的步調的一種伴奏。

他們走着。

轟隆——

一陣龐大而笨重的土炮的響聲，散佈在渺茫的黑暗的虛空，震撼着他們的耳鼓。全福帶着驚疑的眼光，向着遙遙的遠方眺望：

「木仔，聽見什麼響沒有？」

「聽見！」

他的心兒瑟縮地，好像被毒打過的小狗一樣。炮聲響得很遠，又似乎很近，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總是從老鴉嶺那方向發出來，他有點兒疑惑了。

「鎮上到了『環境』，你知不知道？」

「那是我們的大隊回來了。」

「唔！大隊回來！」他重複了一次，鼻子聳聳，就不再做聲：「真是在做夢。要是來了，恐怕你木仔跑都跑不贏我。」好像他因為有兩條結實的腿，會跑，就自負起來似地。

轟隆——

又響一下。

他被人從背脊上灑下冷水似的，渾身涼下來。炮聲比以前響得更宏亮，更沉重，並且更近些了。他吃驚地問：

「木仔！聽見沒有？」

「聽見！」

可是使他有點奇怪的，就是這一炮，又不像在老鴉嶺那方向發出的。莫非那些傢伙，自己裝起土炮在開玩笑。於是他問道。

「芸生是不是去放哨？」

「他那裏有工夫去放哨！」

轟隆——

又響一下。

「木仔，聽見沒有，怎樣響子樣！」

「聽見怎麼樣？不是說過大隊回來了！」

「唔！大隊？」他於是惱怒起來：芸生這傢伙，真是乖東西，他抱着老婆在家裏好睡覺，要自己帶這樣一個獸東西來放哨！可是木仔當做沒有他一樣，不睬他，也不和他說話，讓他氣忿忿的在後面走。

夜的靜寂，終於吞滅了恐怖的餘音，呈現着一付柔弱的臉來。冷

風爬過山頭，爬到他們的臉上，爬進他們的心裏去。全福又覺得有些冷靜起來。

老鴉嶺，就在這冷靜的空氣裏，在他們的眼前睡着了。在嶺上：有一個草棚，架在兩株矮矮的柏樹中間，很像一座土地廟。那裏面潮濕而陰晦，一堆蒸亂的稻草，發出一股牛糞的味道。全福最初伸頭進去，聳一聳鼻子，表示有點不大好聞，可是一把屁股扔下去，便安安穩穩的坐了下來。

「木仔！到外面去守住。」

「你爲什麼不守？」

「我跟隊長說過，脚痛！」

「偷懶就偷懶，說什麼脚痛！」木仔覺得他不過投胎投好了父母；學了一門手藝。如今做手藝的還是和他一樣，有什麼架子好擺。他忿恨着，一邊又在走。

在對門山脚下，發出磷磷的火光，有時牽成一條線，有時又像漁燈似的，東一盞西一盞沿着水田岸上照着。火光倒影在秋水田裏，返照着那婉婉的無窮盡的田腔，黑蛇樣的擺着尾巴動起來了。

木仔忍不住驚駭起來。他想莫非嶺上真的到了「環境」？就像看見有人從田岸下爬上來，跑近他的跟前，伸手來抓他，他拔步往後走。走到草棚門口，心忐忑地說：

「全福！快出來，對門山脚下發見火。」

「在那裏？」

全福滾的從草棚裏爬出來。怎麼火又從這邊出來，莫非剛才放炮的就是他們。他張惶的望着，火已經一齊熄滅了。他於是發起氣來：

「火咧！火在那裏？」

「熄了。」

「你鍾不錯，會撒謊，回頭報告隊長，我怕你的屁股要爛！」



木仔這回算是沒有話說了。可是他不服氣，分明是看見火，怎麼又不見了。他漸漸懷疑起來：不是「環境」，莫非有鬼？他於是記起媽媽說過的話：凡紅火，就是鬼火；綠火，就是財火，他剛才所看見的，正是紅火。他心裏又不住揣測起來。

可是在黑壓壓的樹叢那邊，嚶嚶嗡嗡的說話聲，隱約地在黑暗裏散佈出來。木仔豎起耳朵，靜靜的聽着：嚶嚶……嗡嗡……。接着，像有人在喊：口令……口令……。這尖銳而又驚恐的聲音，又疊疊的輪送過來。他想剛才點火的，也許就是那些人。他於是又跑去：

「全福！全福！你不相信，那邊在喊口令？」

全福惶惑了。怎麼喊口令，莫非「環境」進來了。可是他仔細聽聽說話的聲音沒有了。喊口令的聲音也沒有了。「這小子，故意跟老子搗鬼。」他大罵起來：

「你故意造謠，老子就要把你拉到隊上去！」

「鬼叫你縮到棚裏不出來！」

「你造謠，還罵人，你等着要吃耳光？」

「賭你全福不是這樣腳色。」

全福就舉起手迎過去，做出要打人的姿勢：

「你以為你是看牛孩子，『成份』好，就不敢打你！」

「唔！我也不怕你有財有勢，如今不是那個時候！」

「我倒看看什麼時候？」——全福信手就是一個耳光，打得他臉紅紅的——「烏東西，老子打了你，又看你有什麼辦法！」抓緊拳頭，準備他反攻似的。

木仔沒有回拳，就嗚嗚的哭起來。

全福於是得勝了。咬着牙根頓着他：「什麼東西，老子脾氣發作起來，莫說你木仔，就是你木仔的娘，老子要打，還是要打的。」他又聯想起：早年他的徒弟，那樣服侍他老爹一樣，一次在德翁家裏做

手藝，他替三小姐量衣服，用緞子比比她的屁股，坐在他對面的徒弟，只閉起嘴笑一笑，就打得他頭腫目腫，他哭回去，叫他的娘來，還強制他跪在師傅跟前賠「不是」。如今這小子，公然想在他面前佔上風。「看誰個吃虧？」他嘮叨着，又往棚裏坐下去了。

木仔哭得傷心起來。哭聲在靜靜的夜裏散佈開去，散佈到隔壁哨上。芸生聽見了。他跑過來，一幢黑影，在木仔，眼前一晃，他嚇的一跳，站起來——

「口令！」

「亥！」

芸生答着口號跑近去。木仔站在那峻峭的崖石下，像個小「羅漢」，很威風地在向他窺視。他奇怪：分明有人在哭，為什麼跑來又沒有了，他問道：

「你們哨上有沒有聽見人哭？」

「王全福打我！」木仔辨出這是芸生的聲音，破口說出來。接着，他把詳細的情形說了。

自然，是王全福有此理。芸生把他找來。他又起手昂然的站着，表示他並不懼怕。

「你為什麼打木仔？」芸生問。

「這傢伙，混蛋！他時而說有火，時而又說有人喊口令？」

「這就要打人嗎？剛才跑兵的跟這里過路，本點的有火，哨上的確喊了口令。」

「他要罵人！」

「鬼罵了你。」木仔插上來說。

「不要胡說！」芸生斥着——「就算他罵人，你年長，應該教他，也不要動手就打。」

「打了又怎樣？」

他心裏說着。於是強辯的說：

「難道我是應該給他罵的。」

「好吧。明天再說。不過今晚上的哨，你還是要輪流守囉。」芸生走了。

木仔就像失去媽媽一樣，偷偷地在全福臉上打量一下，他那惡相，似乎還要打他，他有點怕，悄悄的溜進棚裏去了。

全福負氣地在崖石下站着。

夜已經很深。寒露微雨般紛紛地飄到他的前額來。在他眼前的，永是這樣黑暗，沉寂。他埋怨着芸生騙人，他說過脚痛，一到哨上，又這樣惡狠狠的對着他。他覺得以前到底好些，自由得多。如今吃了苦，不算數，還要嘔這小子的氣，於是感覺這夜的時間，太長了。彷彿無止境的川流，呆滯的，不斷的流，流得他心裏快要忍耐不住而冒火了。

於是這個時候。一羣猛犬的黑影，在斜坡上閃閃的鬧着響，而且直向他撲來。他驀地的一驚，昏眩了。回頭就跑，跑進草棚裏，把木仔從草棚裏拉出來，慌急慌忙的說：

「來了！來了！」

木仔滾出來，嚇得臉發青，身子發抖。閃閃……閃閃……緊跟着棚子來了。他們捨身拚命的跑，跑得話都說不出來，每經過一個哨上，便喊道：「來了！來了！」

於是這個哨上傳那個哨上，那個哨上傳另一個哨上，傳得滿村子裏都聽見了。嚇得喊的喊，叫的叫，狗圍着村子，敲夜棚似的狂吠起來。有的從被窩裏爬出來，褲都沒有穿，爬到山上去了。

天發白了。村莊上依然靜靜的。

芸生跑到老鴉嶺去打聽，在那裏，什麼也沒有。有的，僅僅三條黃牛在草棚裏呼呼的睡着。

芸生跑回來，就到王全福他們的會裏去。

那是一間古舊的暗淡的屋子，在煙黑的粉壁上，還殘留着早年練拳術時寫的「拳拳服膺……」的聯語。全福就又起手望着這聯語，想着他當年練拳術的威風。旁邊，許多人圍着一張矮小的方桌談論着，注視着俯在桌上寫字的泥土匠土繡子。芸生進去，土繡子就放下那枝像芒椎似的毛筆，笑向着他說：

「正要找你來！」

全福回頭一瞥，鄙夷地呷一呷嘴：「什麼東西！」隨即又仰望着壁上，做出一種不屑際人的樣子。

「全福，隊長來了，看你自己怎麼打算。」土繡子說。

全福依然一聲不響地，臉向着壁上。

「不作聲，把他開出去！」年青的小伙子插上來說。

「對啦！最好把他趕出去。」

「豈敢！」全福鼻子厚厚的說——「我又沒有犯法！」

「誰叫你造謠！」土繡子說。

「鬼造謠，人是沒有造謠。」他小聲地說。

「沒有造謠，好！把木仔喊來！」芸生氣忿的說——「還來強辯，在哨上打人，也是你……。」

木仔跑進來。怯怯地在全福背影上溜了一眼，然後低下頭，默默地弄着手指。似乎沒有話說，不，實在有話不敢說出來。

「木仔，你有話祇管說啦！」有人插上來說。

「賭你開口！木仔」，全福捏着拳頭怒目注視着。

「祇管說，他揍了你，有我！」芸生推着木仔的肩膊，催促他說。

他於是記起全福昨晚上打了他的耳光，說出來了。

全福這一來，沒有翻說了。低下頭，好像喪家的狗，撇着愁苦的臉，默默地俯視地下。

「他既不說話，定然是他造的謠，那末，應該怎麼辦，隊長？」  
土罐子說。

「罰他三個月禁閉！」

「對！罰他三個月禁閉。」

年青的小伙子就跑上去把他的手綁起來。全福想用拳頭打過去，可是礙着他們的每一付臉孔，都像要把他吞食下去。他怯然了。

過三天的早上。天剛亮，在老鴉嶺的那一方向，辟辟拍拍的鎗聲，像年宵的爆竹一樣響起來了。三八式的子彈，射在屋角上——嘩！跟着，一朵一朵的火花，在黑暗的天空飛舞着。全福正禁閉在宗祠裏的鼓樓上做着惡夢，夢見被綁着手，戴上高帽子，牽赴刑場去。突地一顆子彈，從他腦頂上穿過，驚醒了。滿身發着抖，不知怎麼辦的好。可是鎗聲密密麻麻的在屋背後響着，愈響愈近了，他嚇得像瘋狗一樣嗥叫起來。又想掙斷繩子，踢開門跑，在樓下，轟隆隆動作起來。停停，他的門開了。他衝上去，兩個人一把擋住他，又把他的手牽住……

但他現在是逃脫了。

××××××××××

木仔愈想，脚愈是軟下來走不動。

「管他幹嗎？掉下去就掉下去了。」

芸生拉着他的膀子，好像鷹抓雞似的拖起他跟着隊伍跑。木仔跟踉蹌蹌的走着。一邊還在想着全福……。

全福是自由了。他覺得解脫了牽着他的手上這條繩，他想以後要好好的一番人。於是想起了，以前做手藝的時候，早上睡到太陽晒着肚皮，才從床上爬起來，徒弟把臉洗水端在手上，還要喚一聲！「把烟斗措措！」就是有時在賭場裏熬夜，熬得眼眉睜不開，還可以倒在床上呼呼的抽幾口烟，然而這都是過去了。此刻，他正是需要煙啊

！身子一動，筋骨酸酸地痛起來。

他於是又苦惱着：他以後是一個人了。還有她，她也跟着跑了。他抬起頭：夜正睡醒，睜開朦朧的眼，在他面前，伸着懶腰。他痛苦的掙身子，一倒一歪地離開山谷，蹣跚向水田呷去。

那裏。有他的家呢！

可是沿着水田呷的小河的兩岸散佈着的，那一層一層的杉樹皮子蓋的茅屋，在朦朧的晨光裏，都垂着哭喪的臉，好像紙紮的冥宇，一棟一棟化爲灰燼了。在那些歪歪倒倒的塗着死黑色的牆垣邊，除了幾個著灰短衣的在走來走去，什麼都沒有了，完了。

全福踱近自己的門口。門樞上的那塊木刻的「福」字，殘缺的躺在灰燼上面。於是那條黑狗噙着眼淚，遠遠地走來，在他腳上嗅了一嗅，然後又仰起頭向着他動着尾巴，好像滿肚子的辛酸要說出來。全福眼前一陣昏黑，木然了。

他從昏黑中睜開眼來。想想他還有一門手藝。德翁也曾經寵用他。他又望着那棟火磚屋，在山脚下冒着早晨的炊煙。

當他一回過頭來。兩個著短衣的跑來，一把捉住他，並且細着他的手。

「奴才！你也落到網裏來了。」

「怎麼叫網裏？我要回我自己的家。」

「你自己的家？」別的人笑了，刻毒地。「隨便你怎樣分辦吧，怎樣奸狡都隨便你。你們這些傢伙，就是有家，還不是搶來的？」

又是一陣哄笑。

他臉色一變。鐵青了。好像死豬一樣被細着。沒有話說，低下頭，一股悲哀隨着兩顆豈大的眼淚落下來。

註：「窺境」水田呷的人喊「數人」。

## 去罷，『春的感傷』！

楊 騷

我讀了我的詩集——春的感傷。  
這是幾年前自己的心和胆，  
爲什麼在我，在沒有變得好多的我，  
已經像有，啊，像有了隔世之感！？

版上，刻的盡是脆弱的肝腸；  
紙面，畫的盡是桃色的悲嘆；  
還有，是一些蠢的空架的熱狂，  
苦悶的喜悅和朦朧的希望。

不相信我現在多懂了什麼人間與自然，  
更不相信我現在和這些肝胆完全無緣；  
我現在，只多脫了幾根喜歡空想的頭髮，  
我現在，只多生了幾條越歷世態的皺線。

不是嗎，桃色的悲嘆有時還要誘惑我，  
空架的熱狂有時還要使我憤怒或高呼；  
朦朧的希望還時時在我的眼前閃耀，  
誘我再寫些朦朧的詩和憂鬱的小調。

然而我坐在桌前一時兩時三四五時，

再也寫不出那樣，那樣的『我』的詩；  
是『我』老了嗎？不，是『我』已經死了，  
『我』死在陰慘的現實和現實的強光裏！

陰慘的現實把桃紅的『我』撕碎，  
現實的強光把蒼白的『我』燒毀；  
『我』，是一架焦頭爛額的活屍，  
『我』，是在舐着自己遺下的一堆血水。

想罷，我還能夠學着時髦跳『蕩哥』，  
扶着這樣一架焦頭爛額的活屍？  
想想罷，你誘惑我的桃色的墨水，  
我還能夠用你寫出迷人的小詩？

啊，讓我吮盡了血水最後的一滴，  
讓我收拾了我這焦頭爛額的死屍，  
讓我新生在陰慘的現實和現實的強光裏，  
去罷，你『春的感覺』，讓我學做新詩！

去罷，你『春的感覺』，我不留戀你，  
去罷，你『春的感覺』，我也不恨你；  
但去罷，你『春的感覺』，只願你，  
願你再也不要遺傳給我的兒女！

（附誌）此詩在『春的感覺』單行本出版後不久便寫下，原來的面貌並非如此，現在是改過了的。我常覺得一首詩在感情激



動之下寫出來是最真的；但時過境遷，自己再看一遍，又常常覺得過火或浮誇，不很老實；或常常要發見許多缺點，須得改作。這是我的體驗之談。我有這樣的體驗，或許是在證明我不是一位『詩人』。（好在『詩人』這個標頭成爲罵人的記號已久，詩之被輕蔑也相當有了程度。）因爲常常聽到詩評家（？）說：詩是生下來的，像女人生小孩一樣；不是做的，彫刻的，像寫小說或畫畫一樣。有哪個女人生下小孩覺得不滿意而能夠修削其面貌或把它擠入子宮裏再生一遍的嗎？又常常聽說：詩是靈感的產物，一氣呵成的，不必修改，也不能修改；修改的詩便不是好詩……如此如此。這和說做詩如女人生小孩是一箇鼻孔出氣的，說來頗神祕動聽，所以有許多人或『詩人』相信。因爲神祕是不可解的，而人類的大半偏喜歡相信不可解的東西，有什麼辦法呢？如諸名流大老之相信什麼時輪金剛法會或念佛坐禪可以救國；相信什麼忠孝或修身可以平天下；相信什麼『以德不以力』可以感服日本，以不抵抗主義或以無槍械無糧草無組織的任日本的飛機大砲毒瓦斯屠殺的東北義勇軍可以收復滿洲；又如市民小百姓之相信科學的靈乩圖，相信靜安寺的菩薩可以保佑發財豐收，（現在正在大鬧其浴佛節）相信一些什麼侵吞公款的救災委員公或殺人的官兵可以救命，相信什麼不喫藥不打針的符咒三法移病；還有，更妙的，如名聞歐美（？）的思想家之相信『生命意識』，寫出『要有階級意識先須有民族意識；要有民族意識，先須有人道意識；要有人道意識，先須有生命意識。』這種神祕的文章來；咳，怎麼說得完呢，更有偉大的詩人或偉大的作家相信什麼只有『決然是和民主運動有着緊切的連繫的新寫實主義』或什麼『自己發展』才可以產生偉大的作品！總之，人類的大半是喜歡相信神祕的東西的；因此，詩之爲靈感的產物或如女人生小孩之說也爲大

部分的人或『詩人』所深信。可是其實，靈感即使有，怕也沒有那麼多；女人生小孩，一輩子罕有生到一打以上者，而中國的『詩人』，我却常見有一天寫幾首詩，一月寫成冊，一年寫幾部，甚至每早望見太陽而必感光明之將來臨，做首詩，每夜接觸陰影而必感黑暗的世界，又做首詩，或聽街頭的口號而成吟，見壁上的標語而絕唱，或握妹妹之手而『心弦動顫』，觀葉落水流而便『啊呀呀我悲哀』的。是則天下靈感未免太多得可憐，『詩人』未免難為女人，要害多產病而子宮血崩了！固然，一氣呵成的好詩有之，像女人生小孩似地寫下好詩有之，而必曰凡詩都是靈感所賜，不能彫琢也不必彫琢，則神秘也太過於了。據我觀察，目前中國的所謂『詩人』之成為罵人的標頭，『詩』之被蔑視，靈感說即女人生小孩之論是大有罪過的。因為詩人太信靈感，只想當女人，日夜有所接觸或感應，便要生小孩，而一生又聽其自然，相信其不可彫琢或懶於彫琢，就讓它見人，弄得遍地皆詩，滿天是韻，其不使人頭痛令『論語』等揭起不登『痰迷』可得乎！靈感說即女人生小孩之說，也可以當為天才論看。不是嗎，說靈感必曰『天來』，而男人是絕對不會生小孩的。然而我就只相信只有女人能生小孩這個『事實』的天才。至於我們的自由主義文人所頗重視或偉大的詩人喜歡說的『天才』，若不是等於有健康的腦神筋者×豐富的經驗×深刻的思索，我便不相信。做詩（我反對生詩論），我主張彫琢是必要的，盡各『詩人』的能力。當然，像那種撚斷鬚的幽閑專事推敲的態度，我們不要而且不能要。因為現在畢竟是廿世紀，人事實在多得很，用汽車飛機代步行，用無線電代說話還恐來不及。可是那種七步成章的天才妄信狂和像魚撒子便了事的態度，我們却非斷然排斥不可。好，我們的詩壇近來又呈活動的徵兆了；我們的詩近來好像從魚撒子式的浪費

和苦悶裏蘇醒起來了的樣子。我們終於得看到了若干真摯熱情刻苦向前的新詩人出現了。我們已經讀到了『大堰河，我的褸母』，『震撼大地的一月間』，『賣血的人』和『茫茫夜』等。我們的詩評家已在注意詩的寫實主義。我們的新詩人已經開了眼睛，我希望『詩人』再不是嘲笑人的標頭！如果還有些自命爲天才詩人的存在，深信他在生詩，撒下無限浪費的魚子，那麼，雖然無理，我們不是只好希望他把自己的孩子再擠進子宮裏去的嗎！然而，我不相信撒魚子的詩人，會存在長久，而相信即使是『人間世』，也定不會常登『痰迷』的，可以樂觀。

附誌本來只想寫先頭那幾句，但不曉得怎樣，一寫下去，便寫成這麼一大堆。或許是我沉默太久，話匣一開，難免胡說八道？但也好，『作品』要我一首詩，還要我一篇雜感之類，這附誌就當爲我做詩的雜感以充數罷。可是這裏似乎有再附記一下的必要，就是我寫這箇附誌雖非做詩，確如魚撒子，打了自己的嘴巴是有的；並沒有意思表示我這首詩是經過怎樣彫琢得好或有意義。根本，這首詩也是寫來充數的。我迫切做不出我想做的新詩。我曉得這首詩無論再如何改作，也多少還會帶些『痰迷』氣；我也曉得這首詩的調子，還是脫不了那樣的『我』的詩的舊套。然而，爲什麼一定要『充數』？爲什麼要發表？這不也是魚撒子之一例嗎！若有人要這樣罵我，我當受之。

一九三四，五，一八，早五時。

## 基本的大眾文學理論

秀 湖

據說人類是有守舊癖的：有了新的東西，起先一定是拒絕，等到時間一久，拒絕不能的時候，雖也迎受，但大抵把這新的東西改變得恰合己意，變為舊的，然後甘心。再過一點時間，就又抱住這改變後的東西，拒絕那更新的了。

這事實是無法否認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倘使人類的全體，一體如是，則新的東西何由發生，又如何立足呢？可見人類有的守舊，而有的是趨新的。這裏分明有兩個存在，互相對立，也就是互相矛盾。但這矛盾，也并非如梁實秋輩所謂「永遠的人性」，對立的時間一過，前者漸漸歸於淘汰消滅，而後者必然成長，擴大。

但把新的東西，改變得適合己意，則二者因有此嗜好，前者是想藉此真正把新的東西，變為舊的，而後者却不過使牠更新。目的到底兩樣。

即如文學吧。前幾年來了「大眾文學」，這是新的東西。文學大眾化的口號一提出來，就有些人贊成，但也有些人反對。然而大眾文學理論的時代一過，在文壇上生起根來，反對的便慢慢寂然了；到了去年和今年，則一談文學，似乎都要聯到大眾，大眾文學的勢力，已及於全國，連當初為對抗這文學而勃起的××文學家們，近來也滿口「大眾」了。從他們的雜誌和刊物上，也常見這種字眼不時出沒。

然而這大眾文學統一的世界中，却分明有兩種存在，而對於大眾文學的迎受和改變，也顯然兩樣。倘不相信，就請看最近的文壇，新出來的另一批「大眾文學」理論吧。這裏是看得出以假混真，以新作

舊的。其著者，北方有一個鄭振鐸先生，南方則有錢歌川之輩。北方的太遠，且看看上海文壇，錢歌川雖在「新中華」上的滔滔之論吧；

起先是說明大眾文學是古已有之的。但「從古以來只有大眾文學的作品，而無大眾文學的理論」。因而錢先生輩不免從新，要為之「定義」了。

大眾文學是什麼文學呢？據他說「以情節趣味為中心的，不受時代的限制，而永為大多數人所愛讀的通俗作品，便所謂大眾文學」。而且錢先生的大眾文學是只包括「滿紙荒唐言」的小說的。因為小說「多興味而富人情，」為各階級的人所愛讀。

根據這原則，錢歌川定義道：「大眾文學即是為多數人讀的文學。我們之所以要在文學之前冠以大眾二字的，一則表示它是有普通性的，一則使其與純文學有別。」

這種文學，據說「在歐美叫通俗文學。」

然而困難得很，錢先生雖然這麼辛苦的為他們的大眾文學下了註解，定了範圍，但自己迎頭又遇着既是大眾文學，又像純文學的作家梅禮美。(Melimee) 於是改途易轍，區別大眾文學與純文學者不是內容，而是作者的立場。」

「立場」是什麼呢？據他說「作家因自己想寫而寫出的東西，就是純文學，專取悅於人而寫出的東西，便是大眾文學」。這叫做作家的「立場」。

這種大眾作家，「他做東西的主要目的，就在迎合讀者，以便使他的作品通行，而早日名成利就」。而他們的作品是不可「藝術氣」濃厚的，否則便離開了大眾。因為「真正賞識藝術的人畢竟是少數」。作家不能不避免「藝術條件」。

「能給大眾以安慰和娛樂的文學作品才是真正的大眾文學。」

抄到這裏，已無需再抄下去。錢先生大眾文學理論的精粹，大抵

都在這裏了。倘一歸納，列爲公式。則如下述：

情節趣味+非時代+各階級所愛讀=滿紙荒唐言的小說

=通俗文學

=大衆文學

專取悅於人+使作品通行+早日名成利就+以安慰和娛樂給人

=大衆文學作家的立場

=大衆文學作品。

大衆文學在他們的眼中，饒歌川輩的筆下，成了這種東西。錢先生是介紹過基本英語的，這也就是錢先生的基本大衆文學吧，夫復何言？

## 雪中的行商(獨幕劇)

張 堃

時代 一九三三年冬

地點 上海近郊一平房。

人物

子(八九歲)

母

行商

富紳

娘姨

子 (放下讀着的書)媽，我冷。

母 怎麼不冷，今天下大雪哩。

子 (望望窗外) 媽，北方的雪有這樣大嗎？

母 大得多了，有的地方一下就是好幾尺深。不過待在家裏，好像還沒有南邊這麼冷，差不多家家都有一個炕，老生着火。門簾也是鋪上挺厚的棉，一點不透風的。

子 門帘也是棉的嗎？(他望着那給寒風動着的布帘) 媽，火生大一點，好不好？

母 (她一面拿她自己的絨衫替兒子披上) 好是好，炭店裏的錢還沒有給呢。(一面添點炭)

娘姨 (提着菜籃從廚房出來) 這麼大的雪，不知道有沒有菜買。

母 (數幾十個銅子給她) 買總是有得買的，十個銅子黃芽菜。今天少爺在家，順便帶幾個雞子兒回來。

子 媽，我要吃牛肉。去年那個學校的先生說吃牛肉挺衛生的。

母 得哪，叫你們先生少教一點這個罷，這個娘也懂得的，就是沒有錢買。

子 (撒嬌) 我要吃。

母 要吃去問你爸爸要錢好那。

子 爸爸怎麼老不來啊？媽。

母 (怨憤地) 他來這兒幹嗎？聽說他又有新姨太太了，他還管我們娘兒們呢，娘前天寫了一封信給他了，說不定這幾天要來一趟的。我說，至少你的學費總得給。(給他披好衣，圍好衫子)。

子 媽媽，爸爸要我換一個學堂，我不換。這裏先生對我好。

母 對哪，娘也覺得這裏先生好。這一學期你事情比從前懂得多了。

子 先生叫我們一面做小學生，一面還得做小先生。

母 怎麼叫小先生呀？

子 就是把先生教的回來告訴家裏人。告訴弟弟妹妹不算，還得告訴不認字的哥哥姐姐，或是老年人哩。

母 好，那你就把這幾天的事，告訴媽媽罷，這幾天東洋人又打到那兒來了？

子 媽，不，不要說「東洋人」，要說日本帝國主義，因為要侵略中國，進攻蘇聯的是日本的如有錢人，日本的窮人還是同情我們，和我們一樣，反對帝國主義的。

母 （微笑）這我也曉得了。那麼日本帝國主義打到那兒來了？

子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東三省熱河以後現在又要佔領察哈爾，和華北了。媽。瞧，（指壁上地圖，）這裏是熱河，這裏是察哈爾的多倫，這裏是天津，早些日子，他們不是在這裏演習嗎？

母 對哪，找一找你外婆家在那裏？

子 我曉得，在這裏。瞧，媽，這裏不是吉林嗎，這裏不是靠近朝鮮的昌圖城嗎？

母 對哪。孩子，你真是聰明。記得娘生你的時候做過一個夢哩。

子 （很感興趣地）媽，你做過什麼夢？

母 娘夢見一團火，火裏面有一條龍，在那裏滾滾滾滾，一滾滾到娘的懷裏來，可就生了你了。

子 （驚疑地）啊，那可了不得。媽，我是一條火龍投胎的了。回頭我就叫小火龍好不好？

母 好啊。在東北抗日的，不是有一個叫小白龍的嗎？回頭你也做那麼一個英雄得了，你看媽媽的老家不屬中國已經兩年多了呢。

子 是可我們先生說，現在靠一個英雄是沒有用的，還是要靠老百姓自己聯合起來幹才成的。

母 是啊，先生的話總是不錯的。娘也就是望你做老百姓的英雄呵。

子 媽，我一定做老百姓的英雄！（抱着他娘）

母 （緊緊抱吻他但因其皮膚的感覺不覺注視他。）孩子，瞧你臉上，怎麼漲得這麼利害！



子 每天早上上學的時候，給風吹得這樣的啊。

母 快來，娘給你擦上一點蜜罷，啊，蜜沒有了。就擦上一點雪花膏罷，（她走近她的粧台，把盒子打開，用手一試。）啊呀，雪花膏也快完了。娘好些日子都不大用這個了。（一面替他孩子擦）

子 我不要。

母 不要緊，給你漂亮漂亮啊。

子 上學校的時候，同學們要笑的。

母 今天不上學不要緊。

外面又開叫賣聲。「買國貨的牙粉，雪花膏罷」。「愛國同胞。買國貨牙粉雪花膏罷」！

母 （停手）聽外面有人叫賣牙粉雪花膏呢。

子 下雪的天，賣雪花膏，真有趣呢。

母 你又說小孩子話了。誰不是爲着要吃飯沒有法子啊。

子 媽，我要買一包牙粉，先生說我的牙齒不夠乾淨。

母 對哪，雪花膏沒有了不要緊，牙粉倒得買一包的，你快去叫他進來，免得我上街回頭又要用掉車錢的。

子 （急跳到門口去，雪隨着他開門飄進來，）賣牙粉的，賣牙粉雪花膏的！到這兒來。

行商依舊叫賣而來。「買牙粉雪花膏罷」，「愛國同胞買牙粉雪花膏罷。」

一個身軀高大的漢子，張着破傘，負着鐵箱，出現于門口，他的頭上蒙着藍帽，上面飄着雪花。

行商 怎麼，小弟弟，你要買雪花膏嗎？

子 不，我要買牙粉。

母 （走近門口）老板，牙粉多錢一包啊？

行商 有十五個子兒一包的，有一毛錢一包的。全是國貨。（說着他

收了傘，放下鐵箱。）

母 啊呀，冷得很。你站進來，把門兒關一關罷。

行商 謝謝你，太太。（他打開鐵箱）你要買那一種的？買這一種大包的罷。

母 這多錢？

行商 一毛小洋。

母 這一種雪花膏呢？（指鐵箱內。）

行商 這賣四毛錢一瓶。

母 這麼貴嗎？外國貨也賣不到這個價錢啊。

行商 是呀，不過這是國貨啊。國貨成本貴捐稅又來得個重，不賣得貴一點老板就沒有錢賺。各位愛國的太太們，多多地提唱提唱罷，

母（拿兩毛錢給他）你們老板又不肯少賺錢，我們又買不起大價錢的貨，這事就可麻煩了。……生意還好嗎？

行商（一面數銅板，搖搖頭，太太，你還不曉得嗎？這年頭，百行生意都冷淡得很。我們是替一家公司推銷這些貨物的。一來，東西也還趕不上人家的，二來，價錢又比人家要貴一點，因此費了很多的氣力，風裏雪裏背着鐵箱子滿街跑，生意還是好不了。十幾個人想要混一口飯吃都為難。早知道這樣，……不如在東北死在敵人手裏倒要乾脆得多了。……

母 對哪，聽你講話，很像是咱們老鄉似的。你也是東北來的嗎？

行商 怎麼不是？我們家是在東北種田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那些賣國的軍閥們，逃的逃跑了，投降的投降了，吃虧的是我們老百姓。我們不能跑，也不肯投降，我們想要自己起來抵抗他們。鬼子狡猾得很，由那些土豪劣紳們領着，一家一家地來收咱們的大爺。咱們可不能束手待斃啊，聯合了一些同志，

給他們打了整整兩年，祇冀關內的人，大家起來幫助我們，接濟我們，媽的巴子！自從熱河失守以後，訂了塘沽協定算替我們寫了一張賣身契了。我們氣得幾乎要把自己打死。後來我們又打了幾個死仗，到了今年，纔和十幾個同志，到南方來，我們雖然也念過幾年書，太太，你知道，現在找職業是很難的。我們又不像那些民族英雄們一樣，有人孝敬，祇好替一家化學工業社做推銷員。

子（念着那鐵箱上的字）「繼興家庭化學工業社」。

母 初到上海來做這些生意一定很不慣吧，

行商 自然是很不慣，第一是語言不通。可是有什麼法子呢？幾個月以前還背大鎗在漫天雪地裏和敵人拚命的，想不到現在會背起鐵箱子在大雪裏賣牙粉雪花膏哩。哈哈。（慘笑，）

子（很羨慕的）你真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打過仗嗎？

行商 怎麼沒有？打過好幾十次哩。東三省是高粱頂多的，長得茂盛的時候，就叫青紗帳，我們時常躲在那青紗帳裏面去打他們的。後來他們把沿鐵路的高粱全都剷掉了。他們的飛機逢了莊子就扔炸彈。這樣一來我們就只好躲到大山裏了。後來在那個大山裏，又打了一次大仗。

子 你說那一個大山啦？

行商 那叫老爺嶺。（瞥見地圖，急指出）小弟弟，瞧，就是這一帶。

子 哦。（很熱心地查看：）

母 怎麼，你們在老爺嶺那一帶打仗麼？那裏隔安圖不遠，正是我們的老家哩。

行商 太太也是這地方人嗎？

母 我是吉林生長的。可是我祖父以上都住在那兒。

行商 啊呀那真是難得。我們在這樣遠的異鄉，遇到鄉親了。

母 對啊。這兒冷得很，快進來烘烘火罷。

行商 太太，可以嗎？

母 不要客氣。快請坐。

子 (急於想聽故事的他忙撥着椅子) 今天真冷呢，快些坐在這兒來。

行商 謝謝你。小弟弟真聰明。

母 頑皮得很。不過他很歡喜曉得外面的事情。好，沒有什麼吃的，喝一杯熱茶罷。(倒茶)

子 先生你講講老爺嶺打仗怎麼樣？殺了他們多少人？

行商 做小孩子的時候歡喜聽打仗，可是真真打起仗來纔知道不是那麼好頑的。你們曉得俄國人自從革命以來，到這幾年可不了得了。帝國主義看了很害怕，特別在東邊，日本帝國主義就做了打蘇俄的急先鋒。他們佔領東三也大半是爲的這個。佔領了以後，拚命地到處修鐵路，築飛機場，也是爲的這個。要和俄國開仗，自們中國義勇軍打他的後防，所以他們好幾次想來消滅我們。他們去年下半年，派了一個叫廣瀨的，做了總司令，帶了六個大隊，來實行一步一步地逼近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紮的老爺嶺那一帶樹木又多，山勢又險，是一個很不容易打的地方。但是鬼子仗着他的兵多勢大冒險，向着我們進攻。

子 (很着急地) 怎麼麼辦呢？

行商 小弟弟，你知道咱們義勇軍，打了幾年，那些騙人的怕死的，都逃到關內來了，留在那兒的，都是不騙人不怕死的，敵人來了，咱們就跟他拚。羅子溝那一仗，把他們的先鋒隊，快殺光了，他們的隊長叫松本的自殺了。

子 那我們打了勝仗了，

行商 打了勝仗了，小弟弟。可是他媽的，敵人仗着他有飛機，我們中國人沒有飛機！

子 不，我們中國人也有飛機。

行商 有是有，就是不用牠來打日本帝國主義，不和沒有一樣嗎？——他們仗着有飛機，載起幾百磅一個的炸彈，向我們亂轟，樹林子太密了！我們藏在裏面，他們不容易看見，就放火把林子燒起來。幾千年沒有斫伐過的林子，一連燒了好幾天，把東北的天空已燒紅了。同志們燒死在裏面的不知多少，沒有法子，我們祇好退出來集中到安圖城。把城門關起來，死守了五天。敵人用飛機扔炸彈，用大炮來日夜不停地攻城，我們打到最後一天，子彈也打完了，就上起刺刀衝鋒。敵人雖給我們殺退了好幾次，我們自己的損失可也并不小。九月二十一號那天我們死守了將近一個禮拜的安圖城就給敵人佔領了。我們的主力雖然移到別的地方去了，留在後面的人全都犧牲了。死的一共有七百多人。都是我們很勇敢的弟兄；我的爸爸也在那一仗打死了。

母 哦！令尊也打死了！

子 你沒有帶傷嗎。老板？

行商 打仗那有不帶傷的。越是勇敢的帶傷就越多，（撻起袖子，露出手腕）瞧，這裏就是給人的子彈穿破了的，連子彈都還沒有取出來呢。

母 嘖，爲什麼不取出來呢？

行商 那有醫生替我們取啊？敵人受了傷，馬上有軍醫官替他養好，有担架兵把他抬到後方去養傷。我們義勇軍受了傷，時常各人自己撕破襯衫裹起來拿起槍又上前去。

子 你什麼時候再去呀？先生？

行商 去的，小弟弟。我早知道到南方來是這樣我真不要來了。南方人好像把東北全忘了。

子 不，南方的老百姓沒有忘記，我們小孩子也沒有忘記哩。

母 你看咱們老家還有收回的一天嗎？

行商 有的，太太。從前有些老百姓給軍閥們剝削得太苦了，以為日本皇軍一來，真有什麼好處。隔了這麼兩年，曉得他們給我們的一樣的是飢餓是死，壓迫我們剝削我們的法子比軍閥還要殘忍，還要精明，老百姓們都覺悟了，現在自己不起來，將來連子孫都不能翻身，人人心裏都有一個和他們拚命的決心。所以現在說起東北義勇軍，雖不像從前那樣熱鬧了，義勇軍的影響無形中不知道擴大了多少倍，組織也比從前嚴密得多了，就是所謂滿洲國的軍隊甚至東洋軍隊裏面的兄弟們，同情我們的也多了，弟兄們時常反對上官的命令，不肯打我們，所以同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的。

子 去，帶我一道去。到北方去，到老爺嶺去。

母 對啊。孩子大了，我真想讓他和你們一樣的掙世界呢。

行商 好得很，我們的世界真只能靠我們自己掙轉來。靠誰也不成的。

母 聽見沒有，孩子，趁現在多念一點書呀！

行商 可不是嗎？趁現在多念幾本有用的書，假使中國全都給東洋人佔領了，你也要像現在東北的小學生一樣，專叫你念那些洋奴的課本了。

子 媽，我不做洋奴。

母 可不是嗎？你老外祖父為的不肯做洋奴纔由安圖搬到吉林的，現在吉林又亡了，做了第二次洋奴了。娘呢，也過了半輩子奴隸生活，現在不是還為你在這裏受苦嗎？你該替娘爭一口氣呢。

行商 太太。你怎麼到南邊來的。來了多少年？也許是北方人的關係，你的樣子，很像我是認識的一位女士哩。

母 是嗎？我來南邊快十年了。

行商 那已經是半個南方人了。

母 是呢，所以我現在講不來完全的本家話了。咱們是鄉親，不瞞你說。起先我們家也有一點錢，當不住督軍們的剝削，家裏就垮下來了。我本在吉林女校念書的，也只好停下來。在學校的時候，我本和一位男同學很要好。咱們時常偷着一道出去頑，去騎馬去滑冰，那時候真是最快樂的日子。可是他太穹了，中學畢業又找不着職業，他家裏的人又多，都得靠他。娘怕我跟他沒有好日子過，就不肯讓我嫁給他。……

行商 （緊張）哦！

母 那時候，有一位在吉林鹽務局做科員的，在一個跳舞場見過我，歡喜我。你知道吉林是個小地方。他很快地曉得我們家的狀況，托人來向我們家提親。母親聽說他很有錢，先就歡喜了，又聽說他沒有太太了，家裏誰然還有一個，祇是太太的了頭。他現在是要正式地取一個填房，我聽說他有了四十九歲了，和我的年紀差得太遠，就不肯。可是母親說：「還是年紀大一點的好，你可以跟着他不愁穿愁吃的過一輩子；年輕人是靠不住的太多了。」那時候，因為我看了那位同學有了我，還是到外面交女朋友，很覺娘的話是對的。——

行商 唔。——

母 再加上我是從小嬌養慣的，沒有吃過苦。我雖很愛那位同學，可是一想到將來的日子，就沒有勇氣了，那位同學聽說我要同一位老頭子結婚，寫信來反對我，我沒有回他的信，他就咬破指頭寫了一封血書來了。

行商 那麼你怎麼回付呢？回了他的信沒有？（很興奮的）

母 回了。我要他原諒我，忘記我。

行商 你那位同學能不能原諒你，忘記你呢？太太，

母 我不曉得。因為從此以後我就沒有得到他的回信了，也沒有看見他了，隔了兩年，我生了這孩子，老頭子差事沒有了，就同他回到南邊來了。光陰快得很，不知不覺就混了十年了。從前那麼一個活潑的大姑娘，也成了一個老太婆了。

行商 不，太太，你還沒有老。（略一環顧，）那麼您這十年的日子該過得很好了？

母 好的，在起初在長春的那兩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年輕，老頭子差事好，又沒有別的女人，我又生了這麼一個男孩子，他也很寶貝他。回到南邊來之後，事情就變了。我纔知道他不單是有太太還有好幾個孩子。

行商 哦。

母 起初，他怕我生氣，和他鬧，還敷衍我。我不住在他們一道，他每月總有一半的日子費在我們這邊。對孩子也還好。後來可更不對了。老頭子後來做金子生意，賺了一筆大錢！

行商 那不是很好的事嗎？太太？

母 好是好，他可又取了一個姨太太了，雖然還按時候給錢給我，從此後可不大到我們這兒來了。你知道前年一月二十八，上海不打了一次大仗嗎？老頭子在閘北買的房屋給東洋兵燒完了，手裏一緊起來，對我們就更苛刻了。大太太的孩子們，恐怕我的孩子分他的遺產，拚命地編排我們。我對老頭子說，我甯可不要遺產，就要他把孩子好好地教育出來就成了。那知道他們欺我家裏人全沒有了，全不把我們母子放在眼睛裏，連孩子的教育費，有時都不給，我不想就誤孩子，就祇好認他在這近邊的一個工學團裏讀書。

行商 那麼，你這些日子也夠苦的了，太太，至少在精神上？



母 還用說嗎？你剛纔說，早知道到南邊來，替人家背着鐵箱滿街跑，還吃不飽覺得不如在東北給敵人打死了倒乾淨。我也常這種想呢。早知道現在替人家做姨太太還沒有好日子過倒不如那個時候，跟着那位同學走了，雖然日子過得苦一些，心裏倒底快活得多了。

行商 （興奮地注視着她）太太，你真這樣想嗎？

母 （她沉思地點着頭）真這樣想的。

行商 你真願意跟着那位同學去過苦日子嗎？

母 （同前點頭）真願意的。假使那位同學還活着的話。（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咳，假使還活着，我是還能清楚地認識他的。他的眼睛是那麽可愛的，他的頭髮又青又多。他的額頭上有一個紅印子。

隱約聽見外面汽車喇叭聲。

行商 （他已經興奮到不能忍了，猛然把蒙頭的氈帽一推，露出滿頭亂髮來）太太，他的額頭上的印子還是一樣的紅，可是頭髮却白得多了。

母 （嚇得一退，緊緊地注視他）唔，白得多了，可是眼睛呢？他的眼角上那有這麼大一塊傷？

行商 （也站起來）這個嗎？（指眼角）這，——這——這也是給敵人的子彈擦破的呀。潤姑娘！

母 （忘我地猛撲這屹立的行商，抱吻他的傷痕）可憐的二哥！真的是你，你受了苦了。

行商 （抱着她）我這算什麼，幾千萬東北的同胞，都在那裏受苦哩；在那裏被他們用刺草的刀軋着呢？被他們關在刑場裏使餓狗咬着呢，在那裏一村一村地用機關鎗掃射着呢，用飛機炸彈炸着哩！

子 媽媽！

母 孩子，這是你媽媽常說的那馮先生！

門開，一五十餘歲的富紳似的人出現於門口。他們大驚回首，急放下相抱的手來，行商俯身去理鐵箱。

母 啊呀爸爸來了。孩子，快去替你爸爸接手杖，

子（急去接）爸爸！

富紳（以杖擊之）誰是你的爸爸！誰要你這樣的兒子！

母 好久沒有來；同孩子生氣幹嗎，快進來罷。

紳（以杖指行商）這個人是誰？

母 翼牙粉雪花膏的。

紳 怎麼跑到家裏來了？

母 因為談起來他是我的鄉親，

紳 難怪人家說你這東西下流，他居然同街上要飯的認起鄉親來了。

行商（憤然）誰是要飯的！

母 老爺，你弄錯了，他是一個國貨公司的推銷員，我聽他在外面叫賣，叫他進來想買一包牙粉，一問纔知道他們一共十幾個人都是從東北抗日來的。都和日本帝國主義打過仗的。說起來他們還是民族英雄哩。

紳 哈哈，民族英雄？民族英雄值幾個錢一個？蠢東西，東洋兵那樣利害！政府都不敢同他們打，你們幾個破人，幾枝破槍想要收復失地？哈哈！

行商（憤然）你敢侮辱我們義勇軍！

紳 侮辱你們，怎麼樣？義勇軍就該在東北打呀，怎麼跑到上海來。

（念鐵箱上字）唔「繼興家庭工業社」對哪，今天繼興的經理劉明生告訴我，他好意收留十幾個東北來的難民叫他們做推銷員。誰知道這般人不曉得感激公司的好心，吃了公司的飯不努力去推銷，專在寄宿舍偷懶，他已經開除好幾個了，還要停止他們的伙食哩。

行商 真的嗎？

紳 誰騙你呀？他要停止你們的伙食，曉得罷。（注視女）唉，你眼睛裏怎麼有眼淚，你愛上了這個叫化子嗎？（轉臉望行商）喂還站着幹嗎？還不替我滾出去，糊塗東西？

行商 （冷靜地）我沒有糊塗，我們現在把你們看得清清楚楚了。（再拿一包牙粉）太太，謝謝你，從雪地裏來的我現在可暖得多了。銅板不夠找，牙粉再拿一包罷。雪花膏哪，玉面霜哪；可要不要？

母 （決心地）要牠幹嗎？我——我——我再也不用那些東西了。二哥我跟你走。

行商 不是開頑笑的，太太！外面下大雪哩。

母 下雪也好，下子彈也好，我都跟着你走。這樣的生活，對於我已經夠了。

紳 唉，他是你什麼人？你怎麼叫他二哥？

母 我剛纔不告訴你了嗎？他是我的鄉親。

紳 你要跟他去？

母 你不是正要我說離開你嗎？你不是怕我向你索錢；從不肯先叫我走嗎？現在如了你的願了。

紳 我那有這樣的意思，我和你是十年的夫妻了，潤貞！

母 不敢當，我已經賣給你十年了，難道叫我一輩子賣給你嗎？難道叫我再受你的作踐嗎？——現在，現在，（她興奮地高揚其手）是被賣的人自己贖身的時候了。被作踐被欺騙的人們摔脫他的鍊子的時候了？

行商 對啊！潤姑娘，我已經看清了我們的前途了，我不要再替人家背着鐵箱在街上跑了。在東北的冰天雪地裏那些同志們在等着我呢。（他開門走了，她蒙頭地披上圍巾跟着走了。向那雪花亂飛的曠野裏。）

子 (呆了半天，忽爆發聲) 媽媽，馮先生，帶我去！

紳 蠢東西，你跟那些賤東西去幹嗎？爸爸從前因為恨你的娘，連你也懶得管了。你究竟是我的孩子。今天特來帶你回去，下學期要給你改學堂，不讓你再同那些窮孩子在一起了。

子 謝謝老先生，我不要進那樣的奴隸學堂念那樣的死書了。

紳 什麼，「老先生」？你連爸爸都不認識了嗎？孩子？

子 誰是你的孩子。你不是說你沒有我這樣的孩子嗎？對的，我們這一代的誰也不要做土豪劣紳的孩子？

紳 畜生！你發瘋了嗎！

子 我發瘋了。媽媽、馮先生，等一等！

娘姨 (提著菜籃出現于門口。) 好大雪！菜也沒有買。啊呀，少爺，怎麼樣？

紳 (對站在門口的車夫) 娘姨，把他抓到車子裏去。

子 不要。(與娘姨反抗) 你這狗！(一方悲叫) 媽媽，馮先生，等一等，帶我去。帶我到東北去！到老行嶺去，安圖去。和日本帝國主義拚命去！

紳 (用手杖打他) 你還響，你還響。

子 媽媽，馮先生帶我到東北去，到老爺嶺去，和日本帝國主義拚命去！(娘姨放下籃子，把孩子拖到雪裏去。)

紳 (得意地) 哈哈，頑了她十年還賺了一個兒子！

子 (對娘姨) 不要抓着我，我自己會上去的。

娘姨 —— 啊呀少爺走了。不要跑，不要跑，別摔到池子裏去了。

但聞子悲叫聲。「媽媽，馮先生，等一等，帶我去，帶我到東北去，別人忘記了東北，我們小孩子沒有忘記東北啊。帶我去！」

紳 (匆忙的趕出去。) 抓住他，不要讓他摔倒了。抓住他！

——幕——

## 烏龜底生命價值

明長照

烏龜這種動物名字，在我們底耳朵聽來，常常含有惡意的辱罵，雖然也因為牠生命較長，而被拜物的東方精神所崇敬。喜歡吃牠的人也有的，如本市徐家匯一帶的天主教徒就「嗜龜若命」，這正跟廣東人喜歡吃貓，蛇，蠶蛹，禾蟲和其他虫類一樣，是一種飲食上的癖好，並不稀奇。

既為人類底食物，則為了佐膳，宰殺若干，在我看來，大概是沒有甚麼罪惡的。如果不是精神病者，對着一盤雞肉垂淚的人想來該不會有，「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恐怕只是一種全人類底自私心底巧妙的玩弄，而最大的作用，還在把這麼一句話告訴給我們人類聽，叫大家佩服。香港政府底差役可以倒提人犯從二樓摔下來，但却禁止着路上行人倒提雞鴨，違者由「囉囉叉」帶回「大館」罰款。

好幾個月前，也曾在報上看見中國保護動物會對於宰殺烏龜的抗議文。「……每見屠殺之際，劈殼挖肉，鮮血淋漓。頭足縮成一團，歷多時尤（此字照抄，不知是否「手民之誤」——明註）能作伸張之狀，苟非大痛難忍，何以使然？……此種殘酷行爲，聞之酸鼻。該物既無害於人羣，亦非佐食之品，何妨聽其生死自在？乃一般無智愚民，竟以漁利之微，喪盡天良，出此毒手。忍心殘暴，於此爲極！……」

做這篇文章的人，一定不靠賣龜吃飯，那是極顯然的事。我想下毒手的小販即使有罪，也不會比吃龜的天主教徒爲重的。倘把他們算做「喪盡天良；忍心殘暴」，則虹口公園裏垂釣的紳士小姐該砍頭，而吃雞蛋的人該無後了。

烏龜無害於人羣，但也未必對人類有多大益處。人有時雖有害於人羣，但歷史上有時也有為人羣謀福利的人，也「竟以漁利之微」，遭別人屠殺的。其方法且不止「劈殼挖肉，鮮血淋漓」那麼簡單乾脆。

我沒有看過宰人，不知會不會因為大痛難忍，而「頭足縮成一團，歷多時『尤』能作伸張之狀」。不過中國保護動物會所既厭於烏龜而終薄於為動物領袖的人者，蓋因其無難忍的大痛歟？

五月十八，一九三四。

## 歡 迎 會

張天翼

為通告事茲定於本日下午二時在大禮堂排演我河山第二幕凡我演員務希準時出席為荷特此通告  
編劇兼導演兼後台主任趙國光印

注 意 事

校長李面諭缺席者以曠課論

全校都起勁地忙着。那位編劇兼導演兼後台主任趙國光先生更比別人緊張：他相信這回出演包得是成功的。

「我這劇本是理想派的，也就是未來派，」他指着這油印的冊子給李校長看。「情節完全是理想的。噠，唔，當然是理想，不必說。而且——而且，李先生你看看，這也是寫未來的事實的：因此——噠，未來派的戲在外國非常之的通行，像英國，像美國，還有——還有……不錯，還有意大利……」

可是李校長忙着叫校役請庶務主任來，眼睛一直沒釘到那油印册子上去。

那個擎着油印册子的手有點發酸。

『我這劇本……噯，唔，不曉得李先生對於……對於……不曉得我這劇本有要改的地方沒有。……』

等了那麼一分鐘才落下了那變校長的眼睛：

『那個……那個……那個還可以，不要改。很好。對的，很好。……不過趙先生你要叫他們快點練習：萬巡視員說不定會提早來。對的，那個應當要快一點……』

趙國光先生把那雙紅眼睛儘量地張大起來，湊過腦袋去，壓緊着嗓子問：

『提早來？……不是先到汶縣巡視了再來麼，不是麼？先到汶縣巡視，是不是，是不是？』

『昨晚游縣長對我說：說不定會提早，那個……那個……至於……總之我們什麼都已經預備好了，提早來也不怕。對的，不要緊。不過你的戲……那個那個……對的，最好不要臨時抱佛脚，萬一萬巡視員提早來的話……知道吧。』

拿着那油印册子的手掛了下去：

『是的。』

校長眼睛也沒瞧着他，祇點一點腦袋，擦擦下巴，搖頭愧腦地走了開去。

剩下的那個楞了會兒，就把油印册子在肋窩裏一夾，挺着胸脯回到自己房裏去，嘴角上掛着微笑。他料定自己這回準有個新出路：萬巡視員準會賞識上他的藝術天才。這麼着他就得跟那位大人物回省裏去發迹，再也不在這師範學校當什麼體操教員了。

『噯，唔，一定的，不必說。』

可是這麼想着的不祇是他一個：全縣的一二等人物都在打這個主意，譬如游縣長，李校長，女師梁校長，王舉人，吳局長，諸如此類。

他們籌備個歡迎會，打算把會址放在師範學校——這是全縣頂漂亮的地方：校舍新的，校園又寬敞又好看。

『諸位，本縣長聽大帥身邊一位秘書告訴我，說是……這位秘書是本縣長的至友，他特地關照的：他說萬巡視員是新派人，叫我們最好是……所以歡迎會的節目最好是從新派。歡迎會最好是設在……』

就這麼議決。歡迎會的節目都是從新派：不放爆竹，叫保衛團臨時組織個軍樂隊。遊藝是跳舞，演新戲。晚上擺酒席。

於是體操教員趙國光先生就有了發展他那藝術天才的機會。

他興奮得全身都癢起來。

『唵，萬巡視員是新派人，不必說。』

那位大人物總得過了六七天才能來。趙國光先生已經跟第一舞台打過交道：到那時候問他們租佈景。在這五六天裏——還我河山頂少還能排三次。

可惜有些事是會叫人料不到的。

縣長忽然來告訴李校長：剛接到電報，萬巡視員改了主意——不先巡視汶縣就馬上到本縣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上午。

『糟糕！』

六七天的事得擠在一個下午完工。

李校長和教員們趕着全校學生和校役動手：大掃除，寫歡迎的布臚子，掛燈籠結綵。庶務主任督促匠在校園搭舞台。趙國光先生連得教學生們那些歡迎的禮節。

『立正！行禮！……』

還我河山的第二幕沒排演成。



萬巡視員是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來的。

歡迎會的籌備人臨時邀來了各團體代表，還有那位駐在本縣的豐營長。一面女師校長就派全校的童子軍去放步哨：打小火輪碼頭起，一直到男子師範校門口。此外的女生就排着隊在碼頭上唱歡迎歌。

保衛團的臨時軍樂隊——一共六位樂手，就把僅有的四把號吹起來，沒命地打着小鼓大鼓。誰也不知道他們的是什麼調子。於是跟在歡迎的隊伍後面走着。他們前面是女師學生。再呢——許多代表。再前面是二三十輛轎子——萬巡視員的打頭。開路的是保衛團和兵。

這麼着就到了師範學校的歡迎會。

天氣一點不熱，也沒風。你祇要抬起腦袋一瞧：那片沒底的藍色空氣裏乾乾淨淨的，沒留半點渣子。

可是趙國光先生怎麼也安靜不下來。他滿臉的汗。他不能專心顧着演戲的事，別的許多方面他也得管。

『真糟糕，當體操教員真麻煩，真太……』

『趙先生，表演的時候要到了：快準備！』

趙國光先生用手絹揩揩額頭：

『這我河山要放在頂後面演。唔，自然是先表演跳舞那些，不必說。』

『爲什麼？』

『爲什麼：我們這齣戲是壓台戲！』他把胸脯挺了一下，可是馬上又縮了進去。『真糟糕，沒有得及排演，不必說。哼，演員連情節都不知道哩：總得講一下這個……』

女師裏幾個表演跳舞的可還沒到。

校長又派校役來催了一次。

『他媽媽的！』趙國光先生咬緊着牙。『好，上演就上演。……上裝，你們！快！……梁先生呢？』

那些要上演的學生們就往梁先生跟前擠：搶着叫梁先生把些橘紅色的油塗到臉上去。

趙國光先生衝到化裝室外面，馬上就又回了進來。他手揩着汗，嘴裏罵着。他有點事要回到化裝室裏，一衝進人堆裏可又忘了。於是頓一頓腳又往外面跑——自己也不知道要往哪兒去。

『我在這裏做什麼？』他停了步。

有才幹的人總得鎮靜自己的，不管事情怎麼忙着，一棒一棒的來。別慌。譬如說，第一就要關照提示人，叫他快點……

『嚴俊，嚴俊！』

他交代着嚴俊幾句話，一面可又想起借不到佈景——第一舞台自己要用的。一會兒他又打定主意找歷史教員老陳做他的幫手。

『韓福，快去找陳師爺來，說趙師爺請他幫忙。快去！……他媽媽的這死東西，聽見沒有！快去……：快！……』

屋子裏亂七八糟的：演員們嚷着跑來跑去，一會兒在找木炭，一會兒叫着不見了膠水。還有一個在嘴上沾着黑鬍子，下巴上可膠着白毛：大家都鬧出了笑聲。

趙國光先生覺得腦袋都得爆破，他就又走了出去。

那位歷史教員像一位歷史上的人物似的——用着八字步子疲倦地走來。

還沒走過那個亭子，趙國光先生就衝過去一把抓住他。

『老陳，幫幫忙幫幫忙！』他喘得上氣不接下氣。『你在北京當過票友的，你是……真糟糕，我一個人太……不必說，總而言之請你幫幫忙：在後台照拂照拂……』

『我不懂你的戲呀，可是。我連情節都不知道。』

『告訴你就是，告訴你就是。來來來！』

使勁把老陳一拖，兩個人在亭子裏坐着。老陳閉上眼睛，趙國光

先生掏出手絹來揩着汗，舐舐嘴唇。他拚命鎮定着自己。他打算用頂簡單的幾句話把這情節說出來。

『這是理想派的……噯，唔，我說情節罷。大概是有一個大國——很弱，常常受強國的欺侮。有一個小國很強，搶了這大國許多地方，於是這大國裏……』

於是這大國裏出了個大英雄，叫醒了全國的人民。這是第一幕。

『噯，唔，當然的，不必說。第二幕是那很強的小國打來了，這位大英雄就抵抗，噯，抵抗。自然是勝了。敵人就躲在桌子底下討饒，這是……這是……』

趙國光先生就大笑起來。

『噯，還有一點是非常之的緊要的，就是強小國——噯，唔，這國的名字就叫做強小國。那個呢——弱大國，不必說。強小國就買通了弱大國的一個賣國賊：這是第三幕的伏線，不必說。……呃老陳，你聽呀。』

『說罷，』那個還是那麼閉着眼像在打瞌睡。

『你聽着：第三幕非常之的緊張的。強小國大舉來攻，叫那個賣國賊來殺弱大國的百姓。噯，那位大英雄就領着男男女女的老百姓去打——跟強小國打，之後就……』

之後就——當然打勝仗，於是——

『弱大國萬歲！弱大國從此就強起來了。……』

趙國光先生接着就囑咐陳先生，叫他指示一下演員們的動作。嘴裏說着，手就把陳先生往化裝室那兒拖，

校長又派校役來催，咐馬上就表演。

『你們快點名，』這位後台主任怕怕桌子。『讓我先到台上去講一下大意。快！點名：快！誰也不許走開！』

『我要去大便，』一個扮白鬍子老頭的叫起來。

『不許爲什麼不早點去……』

『我突然肚子疼，怕要瀉哩，』白鬍老頭哭喪着臉。『讓我去出個恭罷，現在我真……』

『不許』——第二個字還沒叫人聽明白，趙國光先生已經走上了台。

拍手。觀衆的眼睛都釘着那站在幕布前面的大導演：他穿着藏青色的西裝，腿上一條麻黃的獵褲。黑襪子。淡藍色的籃球鞋。

台上的人也瞧着觀衆。頂前面橫放一張大菜桌，整齊齊擺着雞蛋糕之類，還有茶。一圈的藤椅上坐着本縣的大人物。萬巡視員和營長面前的東西真多；一大堆瓜子花生米，十來塊牛乳糖，七八塊雞蛋糕。

後面就是一排排椅子，像普通的戲院：坐着些團體代表，各學校的教員，然後是男女學生。這些人可吃不到雞蛋糕。頂後面就站着保衛團和兵。右邊落裏默着那隊六個樂手的軍樂隊。

趙國光先生一點不着慌，挺着胸脯，用教操的嗓子說着。

他先告訴別人他是編劇兼導演兼後台主任。然後他說到這還我河山是未來派兼理想派的劇本，同時也就是愛國派的。於是又敘述這劇本的情節；強小國壓迫弱大國，弱大國出了個英雄。

『這位大英雄的名字叫做艾國魂。這位大英雄就是代表我們的……』他認爲現在的姿勢得莊嚴點兒，他就舉起了一隻右手，『這是代表我們的……』

突然——那六個樂手的軍樂隊吹打起來：這回大家都聽得出他們奏的是孟姜女。

趙國光先生可楞住了。他閉了好一會兒嘴，揩了好一會兒汗。他擺擺手叫軍樂隊停止吹打，別人可沒在意。他祇好嘟囔一句『報告完結』，鞠了個躬，鑽進幕布裏去。

軍樂把孟姜女奏完了十二個月才打住。接着舞台一聲吹哨，給拉開了幕布。

靜默。祇有游縣長磕瓜子響。

萬巡視員拿起一支煙捲，李校長就趕着擦一根火柴給他點着。於是他們隔着一層煙霧瞧着台上。

台上空的。佈景是淡綠色的布。

聽着後台低聲吵了會兒，就有二十多個人上了台；穿着不同的衣裳，排隊似地走着。那哭喪着臉的白鬍子老頭排在第十四。

他們站在台上，搖着腦袋，歎着氣蹙着。

『唉，我們弱大國的老百姓；好苦呀。』

『唉，我們弱大國被外國人欺侮得好苦呀。』

『唉，我們被強小國……被強小國……被強小國……』

旁邊的一個對淡綠色布低聲叫：

『嚴俊，嚴俊！——快提一提呀，你媽的！』

嚴俊默在光線不大好的後台裏，使勁地翻着那冊油印的劇本。這冊子用兩個銅釘釘着的，可是祇剩了一個。字印得見鬼地模糊，還沾上許多髒手印。

台上那個說着話的演員像石頭似地楞了一兩分鐘。到底嚴俊提上了，他就繃着臉叫着：

『被強小國佔去山河，並且時加屠殺。想我弱大國祇有五分鐘熱度……五分鐘熱度……熱度……熱……想起來真是悲哀，那是令人如的痛心哦……心哦！』

台下的人拍手。可是台上的人輪流着在歎氣：

『唉！』

『啊！』

『噯！』

『唉唉！』

『噫！』

那白鬍子老頭還是苦着臉：

『親愛的同胞呀，莫哭莫哭。哭有什麼用呢？唉，我們還是愛國罷。不知各位的高見以為如何。』

『好，那就決計愛國罷。』

有個高子弛緩地往前面跨了一步，對白鬍子老頭鞠個躬：

『老翁之言極是。但我有一言不得不為諸位告者，即我們弱大國需要一個英雄是也。唉，斯人不出，奈……奈……奈唱聖河。因此……因此……有一個愛國之英雄，我們便可以跟他去打強小國矣。不知各位愛國同胞高見以為如何。』

『極是，極是，』二十來個同胞同聲說。

於是大家——嘴也不動，身子也不動。台下的觀眾都伸着頸子等台上起點兒變化。

變化起在後台——有個粗嗓子大叫着：

『大英雄艾國魂來了！大英雄艾國魂來了！大英雄艾國魂來了！』

接着打後台走出八個人：手裏拿着手槍，馬刀。他們站定了好一會，就讓一條路給大英雄艾國魂走出來。

英雄上了場。台上弱大國的百姓都喝采，台下的觀眾也打雷似的拍着手。

扮這英雄的是全校的足球隊長，身子又高又大，膀子有別人腿子那麼粗。趙國光覺得選上這個學生當他的主角是再合式沒有。

所有的眼睛都釘在那大個子身上。

導演在後台輕輕地叫着：

『快站到桌子上，快站到桌子上。』

『哪里有什麼桌子，』那位大英雄小聲兒說。

【真糟糕！】

兩個校役把一張方桌子抬上台的時候，台上的人已經靜默過七分鐘。

觀衆的腦袋正要舒服地動起來，台上那位大英雄艾國魂可跳上了桌子伸出個食指在演說了。

『親愛的同胞呀，此何時乎，』他的食指指着台下。『我們弱大國被外國如此之欺侮，被強小國如此之宰割，親愛的同胞呀，好苦呀好苦！因此我們主張大家同胞一齊趕快愛起國來，不愛國的人就是亡國奴，五分鐘熱度的也是亡國奴！我艾——艾——艾國魂！我發起了一個自衛會，大家要打強小國！大家速速跟我來，你們速速跟我來！不愛國的人就槍斃他！不打強小國的就槍斃他！我是華盛頓的後身，我是俾斯麥的後身，我是拿破侖的後身，我是……但不知各位同胞的高見以為如何！』

『贊成，贊成！』二十來個羣衆叫了起來。

『好，通過。』

這位艾國魂食指臨空着沉默了好一會兒。

羣衆裏面那個白鬍子老頭忽然往後台走去。

趙國光先生在後台裏可着了急：

『不許走開，不許走開！』

『我要大便，實在漲得太急，』老頭兒停了步，皺起臉來低聲說。

『不許！你一走開——我就叫訓育處扣你品行分數！……不准走！』

台上那位扮大英雄的忽然就給驚醒了似地，猛可裏叫道：

『不許走！』

白鬍子老頭急了，大聲嚷着：

『我要拉屎。我肚子疼。我要瀉了。漲得什麼似的，你不能叫我』

拉在褲子裏。……』

後面的提示人把嘴呀眼睛的都張得大大的。趙國光先生的臉成了灰色。

前台的艾國魂咬一下牙，就臨時杜撰出一句台詞來：

『你走老子就揍死你！』

趙國光先生用拳頭在捶自己的腿：『這個戲演糟了，這個戲演糟了！』

他頭髮上冒着熱氣，他拿自己的帽子扇着。嘴唇一動一動地在嘟囔些什麼，連堆着汗顏的鼻尖子都牽動起來。他覺得……

『趙師爺，校長請你去，』一個校役走來恭恭敬敬地。

『我怎麼走得開！』

『校長說是萬巡視員吩咐的……』

『什麼！』趙國光先生跳了起來。馬上理一理領結。

怎麼岔：戲演糟了要聽教訓麼？再不然就是——那位大人物賞識上他的藝術。

他心臟差點沒蹦出嘴裏來。可是他得鎮靜：他四面瞧了會兒，沒瞧見老陳。到了化粧室才知道老陳仆在桌子上打盹。

『老陳老陳！……唉，要命！……老陳，後台的事拜託你了？不必說。俺，我有點事去。……老陳你醒了沒有，聽見沒有？』

『阿啊啊——啣哦……唔，你放心去好了。』

趙國光先生一掉臉就走，他一面在放慮一個問題：見了萬巡視員的時候——到底應該三鞠躬還是一鞠躬？

可是白操心：還沒見着萬巡視員就校長在半路截着。校長很快地告訴他：萬巡視員談起很愛看國技，因此演完新戲之後頂好叫學生表演點拳術給看看。

『那個……那個那個……這是我的意思。……你頂好馬上就預備



起來。……』

『國技？』趙國光先生咬咬嘴唇——給汗醃得有股鹹味兒。『平常祇教過十二路彈腿，一套青龍拳。』

『這就行：很好，唔。』

『不過不過——他們早就忘記了。』

『趕快練習練習。馬上去。那個……對，來得及的。』

兩個匆匆忙忙地分了手。趙國光先生就祇好撇下了後台的事。

這時候後台正熱鬧着：女師那些表演跳舞的全到了。她們的跳舞教員跟這裏的庶務主任交涉着：他撥一間屋子給她們上裝，她們不能跟男學生共一個化裝室。可是化裝室祇有一間，於是有幾個女生就堵着嘴扭着身子：

『噲，噲！哼！我們不表演了，看他們怎麼辦！』

『不要生氣不要生氣，』庶務主任笑嘻嘻地說。接着又挺溫和地請遊我河山的演員讓出那間化裝室：因為演員們反正已經全裝好了；這是一；二呢——女師的幾個人總是客人，得待她們客氣點兒。庶務主任說話向來是這麼有條有理的。

那位仆在桌上打盹的陳先生也給請了出去，他就又用八字子疲倦地拖回自己臥室裏去，還不斷地打呵欠。他昨晚在他妹丈家裏打了一晚牌，覺老是睡不夠。

這麼一亂，嚴俊可忘了他那油印劇本丟在什麼地方。等着第二幕開幕，可老找不着。

『怎麼辦怎麼辦，找不着：連誰先上場都不知道了！……』

『你媽的！怎麼一回事呀，你！』

『你罵人！』嚴俊早已經煩躁得要跳起來，就更容易動火。

『罵你！……連自己手裏的書都管不住——不該罵！』

『你配罵我！你你！……』

『呃呃呃，別耽誤了演戲，』別人勸着。『誰也不能怪，……呃，趕快想法子罷：再找一本來……』

『再找一本？往哪找？我們那三冊劇本都在宿舍裏。』

外面保衛團的軍隊在奏樂：無錫景。吹打了十五遍，台上還沒拉幕。

可是嚴俊到底找着他那本油印的書。他在化裝室門外挺有禮貌地請她們看看屋子裏有沒有，她們跳舞教員才打地下檢着，開開兩寸半寬的門縫塞給嚴俊。

『噫呀，有了。謝天謝地！』

不過那本子一個銅釘也沒有了，一百一百紙散亂着，有幾頁給踹得成了黑色。嚴俊就捧着這捲紙往佈景後面直奔。

哢！——拉開了幕。還是淡綠的布。還是一張桌子。

英雄艾國魂和那八個拿手槍馬刀的上了場。他們靜靜地聽着嚴俊在後面提，他們就把提的台詞在台上放大。咬字的輕重和腔調也全是跟着嚴俊的。要是嚴俊偶然咳嗽一聲，演員也就大聲咳一下。

頂先開口的是那位英雄。

『現在大家都信仰我艾國魂了。那是如何的高興哦，高——高——高興哦。你們八位……八位……意以為如何。』

『會長呀，』那八個人一齊叫。『天下事大定矣。愛國同胞都加入——加入——咳！加入自衛會了。』

『會了，』——有一個說得慢了點兒。

那位英雄把胸脯挺出來，莊嚴着臉子：

『唉，想當初我們弱大國之同胞——自己打自己，自己破壞自己，如此之事，不勝枚舉，不——不——不勝備載。那是如何的糊塗哦。……今我振臂一呼，同胞都信仰我艾國魂，便可以打強小國矣。這乃是——千載一時，千載一時，千載——時——他媽的下面看不清

楚！』

台下那位萬巡視員輕輕皺一下眉毛，拿起一支煙來。

舞台上的九個人不言語，也不動。

忽然後台大聲響了起來——咕咚咕咚？咕咚！

舞台上的九個人還是不言語，也不動。

又是咕咚咕咚咕咚，艾國魂到底開了口。

『啊呀。噠聲隆隆。強小國進攻矣。我艾國魂誓死與你拚個你死我活。豈非——豈非——豈非噠聲……噠聲……你們八位意下如何？』

『極是極是。極爲贊成。』

沉默。

嚴俊在佈景後面急得想上吊。他這提示人簡直兼了導演？可是劇本上的字體不明白。要是讓演員們出了醜——他嚴俊可挨不起這頓揍，足球隊長那對拳頭不是玩意兒。

他不能老叫那九個人釘了樁子似地楞着呀。他把那捲紙亂翻着，汗滴到那些模糊的字上；一個不留神，濕着的那塊給搯了個窟窿。

又過六分多鐘，他找着了辦法：強小國的軍隊上場。

『嚴俊，我什麼時候上場呢，我？』

『你演什麼的？』

『賣國賊。』

在這捲紙裏翻着，怎麼也找不到賣國賊什麼時候上場。頁碼全給弄亂了，第二幕的末了幾頁插在前面了，還有幾頁不知道丟到了哪裏。

可是台面上那位英雄跟強小國的軍隊面對面楞着已經持久到了十來分鐘。兩方面用槍對着：不說話，也不打仗。

『喂，快提呀，』強小國的軍官不耐煩地動着嘴唇。

『「我要踏平你們……」』

『我要踏平你們……你們……我要滅亡你們……』

還是不動。

演大英雄的發了毛：

『嚴俊，我該怎麼說呀？』

那劇本第二幕末了幾頁是強小國吃了敗仗，躲在桌下求饒。那幾頁正插在中間，給翻着了。那些鬼字怎麼也瞧不明白。嚴俊就祇念着清楚點的字：

『躲在桌下，作求饒狀。』

台上的大英雄吃了一驚，可是沒辦法：他就往桌下一鑽，照嚴俊念着的說着：

『好漢饒了我也，饒了我也。我磕一個頭，大英雄饒了我也。好——好——咳呀！好——苦呀。想當初我們輕視你們，期在必勝，却不道你們有如此之英雄……之英雄……之英……』

觀衆們的臉動了起來。這兒那兒都在小聲嘟囔着。

不知怎麼一來那強小國的軍官在罵人似地吵着。吵呀吵的忽然又對桌子下的艾國魂笑嘻嘻的——

『依我的辦法最好，我給你二十五萬。若不——若不——若不——不——不依我，必致汝死地，必……必必……咳呀！』

『惟命是聽。那是如何的快樂哦。』

『你務必聽令，聽令……咳呀！你必須殺你們弱大國之人民，殺你們之……之……』

那位艾國魂還蹲在桌子下面，點着腦袋答：

『極是極是。從今而後，我遂爲賣國賊矣。想我爲賣國賊，當——當當——咳呀！當……』

忽然提示人住了嘴沒往下提。

『精透！』嚴俊肚子裏叫。

他不管頁數，祇管往下念。這是強小國軍官和賣國賊的對話，可是演賣國賊的沒上場，他的台詞讓艾國魂說去了。他求救似地四面瞧瞧，勁抓住自己的衣襟。他那張皺着的臉發了青。

『怎麼辦怎麼辦：錯了！糟透了！』

戲總得往下演。台詞總得往下提。

這麼着演賣國賊的就一直歇在後台沒上場，那腳色讓艾國魂演了下去。

(下期續完)

## 年齡的比賽

草明

一九三二年春天，我回我母親底故鄉，了一個很長的時間。那兒是一個種菓的鄉村，所以，除了一部分小孩子在家裏在戲子用的袍褂上刺繡花朵之外，其餘的人都跑到外頭——菓園和菜地工作去的。十二歲以上的男女們，每天都勤勞地過着單調而枯燥的生活。誰曉得自己勞苦而平凡地活着是爲了什麼呢？

跟我一樣地閒散，不繡花也不到菓園去的是一個很老很老的女叫化子，大家都說她年紀在百歲以上的。她那倔強而怪僻的性格，毫不費力便吸引着我。不久，我便調查到她——九太，是一個完全孤獨的人，雖然她也有個唯一的繼承者：這大塘鄉底鄉正。聽說他爲了一所十一桁瓦的房子才肯降格做她底螟蛉子。平常，他吃他的，玩他的，而她自己却做叫化子，大家一點往來都沒有。「爲什麼一定要玩這一套呢？」我心裏不平地這樣想着。

她曾經是一個高大而強壯的女人。經驗使她驕傲的臉孔，刻劃着怎樣花去了她底青春的皺紋。她喜歡打開只剩了三隻牙齒的嘴，用人

家一下子竊來不曉得笑好還是惱好的語調講述她底一切辛勤的過往事跡。

「九太，你爲什麼不坐在姪子那兒享福，却偏要在垃圾堆裏找你底糧食呢？」

「過了百歲的人，才享受得腐爛生菓底滋味哩。你們，當然咯，誰都害怕吮出自己底汗味來的！越種得好，我就越不願意吃了。」

有一次，我親眼看見她拾得一隻已經死了一兩天的小雞。她像發現了寶物似地，張開口獨自哈哈地大笑了。跟着急步跑到亂石崗下面，在那固有的，磚石砌成的爐灶上，用枯葉，竹枝生起火來。那樣，連毛的小雞便被燒得發臭了。當她吃得連眼睛都閉起來的時候，我跑到她面前，她一點也不驚異地笑着對我說：「我底製法很不錯呢！」

我喉頭有點悶癢，像就要嘔吐了似地，但仍然鎮靜地沉默了許久。

「你真的不想過再好一點的生活麼？人不是一輩子被簸弄着的，總有辦法好一點的吧。」我誠懇地對她說。

「是呀，本來這個雞是可以生吃的，不過，燒一燒不是香些麼？不錯，人所以不趁早死去，不是想活得舒服一點？」

我沒有注意她在解釋些什麼，我繼續對她說：

「現在，你喜歡一些什麼呢？……」

我等她許久，她把雞吃完了，才抬起頭來簡單地回答我：「一口棺材，」她仍然與我很濃地吮着骨頭，「人底骨頭還有皮包住的時候，就可以隨便扔到什麼地方去；可是皮肉一霉爛，骨頭就值錢起來了。」往後，她便拒絕我底囁嚅而沒味的詢問。

一天，她突然給那絕無來往的姪兒接回去，說是預備參加「老人健康比賽大會」。這個消息像蜻蜓掠過淤水塘面似地把那永不起波瀾的池塘底的小鄉村震動一下。

「這是什麼的玩意兒呀？」許多女人這樣問。

「看那一個最老，最保養得好，那誰就得第一，」鄉正用沉着的，鼓動的聲音對衆人解釋着。「第一，是一件很名貴的事呀，還有獎品呢。俗語說得好——家中有個老，猶如得個寶；官府也本着這個意思，要獎勵人家長壽嘍……」

「可是有很多事情比壽命還重要的，他們沒有管呢！」誰用輕笑聲這樣提醒大家。

「命長有什麼好處？官府爲什麼要獎勵人家多捱幾十年苦呢？」九太在人聲嘈雜裏頭這樣自言自語地說了。

她被人家用黃皮葉水從頭到腳洗了一個澡，然後穿上一套天青色的夾布褲褂；雖然鞋子屢次被她甩下來，結果仍然被迫穿上。她帶着突然被當做傀儡般的尊敬，和不習慣的煩瑣，驚呆了的臉色，給送到廣州去了。

當天晚上，鄉正家裏燒起炮仗來，我趕到的時候，神廳裏桌子上已經擺滿許多獎品。耀眼的銀盾閃出一些吉瑞的字眼來。一面錦綉的旗子在旁飄擺着，此外還有兩匹大成藍布，和許多毛巾，香皂，罐頭食物……

那老女人給弄得乏累了，忙亂地扯脫那整齊的衣服，一面找她底老伴兒——竹筐和破舊的衣服。等她跑到巷外牆邊擺着的長木橈上，像吸霧的蛇樣盤着腿坐着時候，我跟一些表姊妹和阿姨們把她圍起來。她底臉更變得驕傲，說話更變得激昂憤怒。

「那幾個年輕的穿白衣服的女人一點道理也沒有，把我底身體通過摸過了，然後拿人當豬樣秤……我真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她講的時候，用手勢幫助自己表現她所經歷的事實。「我問她，我底骨頭有沒有磨短了？『很好呀，你是保養得很好的！』她問我平常吃些什麼，我就告訴了她，是壞的生菜和老菜葉。她便說生菜和菜蔬是頂重

要的，唉，他們全是聾子。」她越講越起勁了，「我都告訴你們吧，那個做出很高興的樣子的男人叫我領東西的時候，我對他說：『這些東西可以換一口棺材麼？真的，當你想到一個人磨折到一百歲了的時候，你也許應允給她一口棺材的吧』。『可是，你還要活許久呢，你是很會養生的！』

「我心裏好笑起來了，我是完全懂得他們的……他們底小嘴巴比杜鵑還要唱得動聽。我說，他們是很聰明的哩！哈哈……」

愛湊熱鬧的女人們，都被她底高傲的，煞風景的笑聲，弄得有點興致索然了。

六月十五，一九三四

## 別

歐 查

淡白的夜色，罩上了一層如輕紗般的薄霧，而且盪漾着有涼意的海風，在碼頭上瀰漫着輕愁和歡躍的情緒。

我一個人站在一羣別離者與吻別的送行者之間，尋找我來送行的人，在淡紫的燈光下，却一個要見的影子也沒有。我惆悵地徘徊在碼頭上，昂首看看高掛在海關頂的時鐘，還差一刻就到開行的間了。

鮮花堆滿在一張小火輪上，美麗地點綴在孩子們底愉快的笑聲和年青人底別離的歌聲裏。西婦們像花枝一樣招展着輕綢，從華貴底身上飄送着醉人的香氣。

汽車從南京路的邊駛來，一部一部停馳在江邊沿，在我焦急的心裏默數着：一部，兩部，三部，必然是他們來了，誰知從車心跳出來的，都是些有花朵的紅白帽子，或者高架眼鏡手握 Sticks 的紳士或貴婦們，顯然又是落空了。



雖然是深沉了的夜，但狂熱的送行者，和奔忙的旅行人，總不因  
此而減少。默默地使我回想到去年的秋季，在我的身上同樣披着粉紅  
色的衣裳，只是手上缺少了一大束鮮花，曾站在同一的地點，送走了  
我的菲列，不禁引起了我的悲愁，縱然，有着天大的本領，也難挽回  
我底損失呢！

菲列走時，比現在熱鬧多了，因為那時有着一大羣的同伴，都是  
向着同一的目的，開放到阿美利加去，而現在孤獨無伴的棟君，却是  
夾在黃髮高鼻的異種人裏面。

情形有點不同，棟君原是美國的僑民，他這回赴美，是要回到他  
父親那兒去的。他雖是才二十歲的青年，可是，在懂事的眼睛裏，他  
比年長的人還要懂事，不過，他的個性是很強的，另有一種獨特的性  
情，譬如來我家有時分明是吃飯的時候，他如果打算要走，無論怎樣  
留他，也留不住，反是，有時不預備留他，他偏偏要吃着清淡的便飯  
。他和另外的年青人不同，他不喜歡吵鬧，也不喜歡過份的玩笑，說  
話往往是夾有意義的。他這回赴美，雖說是歸家，其實是打算去考大  
學。

我們每個都心裏想道，棟君此去，五年，十年，或十五年也未定  
，我們原是風塵中碰着的知音，說不定就會從此永別，在我們的友情  
上，難免入一點哀愁。

距離船行的兩分鐘，看見蘇從祥生汽車裏帶着一班我未認識的友  
人出來，連忙向我招手，奔到我們面前，有點呼吸不平，噪出響聲：

『你等了好久吧？真對不起！』

『棟君呢？他還不來，船要開了。』

『他們就要起行的，我先來找你，我怕你一個人等得厭煩了哩。』

『真笑話，送行的人都先來了，他還不動身，來得及嗎？』

『放心，來得及。』

小火輪的本身，漸漸動盪了，他們還未到來，我有點着急，想到他們的時間，一定是浪費在應酬中的。

『一條灰色的烟，從圓闊的筒裏冒出來，小輪船就開始緩慢地開行了，同時三部汽車停在海關的碼頭上，嘩啦啦的音響，從車心裏焦燥地迫出來。

『呵，開行了！』

我倒一聲不響，看到棟君，只泛着微笑，這種笑是分明暗示他：『看看船開行就算了。』他也誠然懂得我的意思，沉着臉兒也不出聲。突然在我肩上有入噪出：

『不要緊，我們搭下一次的渡船好了。』

『三個鐘頭，他等吧，』

說話的人反過臉來看看我，徵求我的意見：

『你等得嗎，不會太累麼？』

『三個鐘頭，的確太長久了，二十多個人伏在這些黑越越的地方，不會被人疑心是街頭的浪者嗎？那邊有小船賃，可以去雇一隻。』我不同意他們，就這樣提議。

善於辭令的琳，馬上跑過去接洽，結果雇定了一隻小小火船。琳把三件笨重的行李先堆在一傍，大家都預備着踏上小船的時候，我把手中的鮮花送給棟君，調皮的克，嘩的一聲叫出來：

『呵，結婚的鮮花！』

於是，笑聲很自然地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掛着，棟君給他們難着了，沒有出聲，很難為情的樣子，我倒不在乎，自己知道，他並不是我的對手，而克自己也知道，棟君決不是我的對手，不過，想取笑一下臨別的棟君就是了。

小船裏坐滿了人，除了我一個是女孩子外，他們一羣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青學生，還有兩個是大商家父子。

船的機聲，響應得很厲害，掩沒了船中人的談話。裏面是黑越越的，不過，天上有月光，倒在江水上，反映着白色，因此，坐在裏面的人，都能分得出誰是誰了。

琳罵着司機者，要他開電燈，他不答應，就吵了起來，我以爲無燈浮遊在水面上，像夏天遊湖一樣，另有一番情調，所以我禁止他們吵鬧，同時琳與克也就不出聲了。琳坐在門欄上，無聊地伸手觸觸電燈，居然電燈亮了，是一粘像中指頭一般大小的電燈胆，我生平真是第一次見到，大家也許是第一次見到，都嘈雜地笑了起來。

踏上××總統船上，棟君拿出一冊紀念冊，請送行者寫些字，這冊子當他買來的時候，我早就填了些字上去。但我對他們否認我還沒有寫，希望他們給我看看，因爲一經校回棟君，他是永遠不會再給我看的，我已經試過兩次都失敗，我想搶過來，燕一定禁止，拿着紀念冊的李君，翻到我寫的一頁就這樣念出：

『黃金的少年時代，  
像鮮花一般的美麗，  
春天一般的可愛！

『世界是渺茫無邊的大海，  
社會是錯綜繁雜的淵藪。

朋友，珍重點罷！  
浮在輕舟時，  
須帶着羅針；  
跑在陸地時，  
須向着有太陽的地方。

現實是真有的現實，  
逃避是怯弱的。  
聰明者才能毀壞一切，  
更能創造一切！

哦！展開你的微笑罷！  
前面充滿着生命的力！  
生命的愛！  
和生命的光！』

李君讀完了說：『很有詩的天才！』但我沒有聽他的話，就舉手把紀念冊搶過來，棟君這時突然在我的面前閃現，從我的手的歸途，用暴力把紀念冊劫了去，我到底又是落空。

我們在客室裏吃定了一大堆蕩完，甜橙蘋果和馬蒂後，匆匆寫了我的地址，又寫了菲列的地址交給棟君，請他有空代我去看看菲列，因菲列常常想念着我。

燕和我徘徊在船面上許久許久，又在頭等的客廳靜坐了許多時候，彷彿我自己是乘坐着載菲列的柯立支總統；我們曾挽着手走下或走上許多扶梯，我們曾並肩站在健身房看別人騎着假馬或試拳，我們曾泛着微笑在游泳池邊談着話，我說過：

『游泳池很深，游的時候要特別當心呵！』

『健將，不會怕的，一切放心！』

菲列答了我的話，就得意地笑了。

我們也曾背了許多送行者，擁出了無限別離底心酸的熱情，又驚又怯地緊緊抱吻着，深長地吻着，然而這樣的最后獻情是掩不住我心頭泛起底哀愁的。

棟君走我送鮮花，喬赴法時，我也送鮮花，然而，菲列走我却一

鮮花也沒有送，我只送了一幅我的半身照相，在背後我寫上了一些贈他的詩。除此之外，我送他的是我真愛的心！

浮起的幻想，不住地像蔓草一樣繁生着，如果不是坐在我身邊的燕催促着說：『時候到了，走罷。』我將會變成怎樣的癡呆者呢。

我們回到棟君的房間裏，擠滿着人，使我擁出了微汗，即刻轉身出來，大家也跟着擁到碼頭上去，這一回是我們和棟君遠別的時候。他和每個人握手時，都不說話，只做出笑臉，這種笑是不自然的，男友們伸手過去也不出聲。輪到了我，我却是笑着說：『……Goodluck！』

我們搭着渡海的輪船走開了，富於情感而又帶着孩子氣味的棟君，說不定會獨自流淚了。

歸途我依在船欄的旁邊，那兒是我和非列最后並肩站着談話的地方，我戀着過去，寂寂地，俯首凝視着船行混起的浪花行無限愁緒。無限熱情，都像浪花一樣，被混開了又合起來。

Maz 31 th 1934。

## 外交談判

A. Fadeyev 作  
古 琴 譯

—

那匹黑馬前進着穿過了灌木叢，便把他底前脚直立在石台上而，站住了。他把他底鼻子向一塊巖石一頂，於是撐回頭朝着他底乘坐者，柔順地嘶鳴。

「我們要下馬了！」——彼得撐轉臉對那美國的副官說。那副官底

馬嚮亮地鼓着鼻子，把她底頭放在那匹黑馬底臀部上面，拿他來摩擦她自己。

「在這兒等着，拉馬哈寧，我們不能夠通過這裏的呵，」彼得對那個拚命趕在他們後面穿過灌木叢的勤務兵高聲喊了。

當彼得和那跟他並肩走着的副官，走上了那把蘇珊谷從煤礦分割出來的，多石的峯頂的山道的時候，那些最後的霧片都消溶掉了，一種閃光的熱氣從那些石塊升騰起來。他們走上來的山脊的右邊，有一個撐着一枝來復鎗的美國兵士。當塞爾可夫底大羊皮哥薩克帽在他前面舉起來的時候，他沒有甚麼受了驚動的表示，其實他老早就已經明明白白地注意到他們的了。

那副官問了他一些話，那兵士答了，敬禮着。

「格拉罕姆少校在等着我們呢，」那副官說了，急忙地拉緊他底軍服，又把他底帽子扯正了。

他們循着一條小道下降了沒多遠，正正在拐灣的前面，他們便看見了那位少校底肥矮的身段，坐在陽光照射的巖石對面的一塊生青苔的石頭上面。在他前面放着一頂灰布帽子，有一雙白手套在裏面。鋪蓋着碎石子的華貴的毛毯上面，一瓶酒略向一邊傾斜地站着。一個跪着的勤務兵在開着食物罐頭。

那副官伶俐地行過了禮，正想要向少校報告，但後者把他揮過了一邊，朝彼得走去。喉嚨裏做着一種沙啞的聲音，那分明是一些歡迎的字眼了。

「你好呵，」彼得說了，冷冷地望着那少校底光頭和平滑的，剃得乾乾淨淨的雙重的下頰。

他們彼此沉默地臉對臉站了一會兒。那副官和那兵士尊敬地敬着他們。那跪着的勤務兵繼續開他底罐頭。

於是那少校又發出了些更多喉音的句語，並且做着一種姿勢，請

彼得和他一道坐在毛毯子上。

「我不懂得英國話，」彼得冷冷地說了。

「格拉罕姆少校請問你願不願意和他一道吃午餐哩，」那副官連忙翻譯出來。

「告訴格拉罕姆少校我不餓，但却很願意曉得爲甚麼——」彼得躊躇了一會兒——「我竟那樣光榮在這兒會見他。」

「格拉罕姆少校覺得我們坐下來談談，會更痛快一點兒——」那副官翻譯着那微笑的軍官底句話。

彼得坐在一塊石頭上面，把他底鎗袋子推到一個更舒服的位置，並且把他底痛腿子伸直點兒。

「我們底弟兄們究竟在那兒呢？」他一面聽着那少校底隆隆格隆格的聲音，一面在想着。

「格拉罕姆少校要我告訴你下面那些話」——那副官用一種不急不徐的調子開始了——：「那些在他底指揮之下的，一直到現在都在守護着蘇珊索和窄軌鐵道的部隊，要移駐到康干·殊科多禾·烏哥那非前線的防地去了……」他在找尋着他底字眼，因此說得非常慢。「格拉罕姆少校要我對你講，在美國部隊駐紮礦區那麼久的時間裏，他從來沒有半點兒懷疑過那些別動隊底誠信，並且也同樣地能夠保證美國部隊底誠信。在另一方面看來，當日本軍守衛着康干·殊科多禾·烏哥那非地帶的時候，負責到現在爲止，常常都要被別動隊攻擊，這件事也是人所共知的了。格拉罕姆少校很想知道：別動隊總指揮部能否保證——在將來的變換的情形中——別動隊和美國部隊之間，在新防地上保持一種友誼關係呢？」

彼得沉默了一會兒，在想着。

「請你允許我問格拉罕姆少校三件事情」——他終於平靜地說出來了。「第一是：格拉罕姆少校是否在事實上考慮過，別動隊在鐵路

沿線的軍事行動停止，和全部游擊動作底停止，會是一回事的呢，如果是這樣，他是否有意要做到這一點呢？第二；美國部隊從蘇珊礦區的移調，是否就是日本部隊要到那兒接防的意思呢？而那第三個問題是：格拉罕姆少校底話，能否當作一個，想把軍事行動從康干·烏哥那芽地帶移到蘇珊礦區來的提議看的呢？」

這些問題這樣直接地被提出來了，使得那副官好像忙亂了好一會兒。那位少校，他曾經用高興的好奇心注視着彼得的，當這些問題翻譯出來給他聽的時候，把他底沙黃色的眉毛揚起來了。往後他又格隆格隆地響了一些時候。

「格拉罕姆少校對你底第一個問題的答覆，」那位少校終於響完了，副官便說——「是這樣的，根據聯邦政府底宣言，那已經是到處週知的了，美國部隊決不干涉俄國內政，並且決不幫助俄國的任何一個政治團體的。美國部隊底單純目的是要保護那些鐵路，和那些值錢的材料的存貨罷了。因此游擊運動底目的和可能性的問題是超出格拉罕姆少校底範圍之外的。講到導引日本部隊進礦區——格拉罕姆少校說對於這件事他一點也不知道：日本部隊底調動是日本軍事當局範圍內的事情……最後呢……」——那副官又停了一停，在尋覓一個適當的表白：「格拉罕姆少校覺得對於別處隊底軍事行動，他沒有權利來做任何的提議的。他只能注意到交託給他的，鐵路地帶底防守任務，而盡可能地減少雙方的犧牲罷了……格拉罕姆少校，正如可以料想得到的，」那副官聲調莊重地說下去，「對於不在他底管理之下的地方底情形，不能夠負更多的責任的。」

「那是誰都曉得了的，聯邦政府在繼續給着經常的助力給海軍上將科爾查克，用鎗械和糧食，」彼得鋒利地說了。「同樣大家都曉得的，就是，由美國部隊護守着的鐵路，日本和科爾查克底部隊在自由地使用着，而游擊隊却是不准使用的。科爾查克政府不是大多數的西伯



利亞底居民所擁護的，那也是到處週知的了。這些事實還不夠供給格拉罕姆少校一些有力的根據，來判斷西伯利亞美國部隊底活動實際上在幫助海軍大將科爾查克，並且是在和較大部份的居民底旨趣衝突着的麼？他難道不知道，他向我們所做的，在康干，殊科多禾，烏哥那芽線上擔保誠信關係的提議，實在是一個保證日本部隊不致阻擾地開進礦區去，而反對大部份的居民底旨趣的提議麼？」

當少校回答彼得這些話的時候，他底聲音比以前含有許多更重的音調了。

「格拉罕姆少校並不在一個，使他可以判斷俄國的黨派中那一個獲得了羣衆底同情的地位裏」——那副官緩慢地翻譯了。「但他發覺出，關於美國政府在鎗械上和糧食上接濟科爾查克的你底陳述，却有抗辯底必要。格拉罕姆少校連一個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的簡單的例子都記不起來。他曾經聽見過，那倒是真確的，美國紅十字會和基督教青年會在西伯利亞和在傷病的兵士中間的工作。這種工作目前是不能夠在別動隊兵力所駐守的地域舉行的，但那些組織却不能爲這件事情負甚麼責任。如果在別動隊士兵和美國部隊中間，保持誠信關係是有可能的話——特別在現在後者正要移防到新防地去的時候」——那副官在最後那些字眼上加重語氣地說了。——「格拉罕姆少校要負起責任，拿關於幫助這些地域的居民和傷病的游擊隊士兵的事情，去向那些組織說說看。」

「用甚麼方式來精確地表示這種幫助呢？彼得疑心地這樣問了。

「在和這些組織做第一次商洽之前，是很難決定所貢獻的幫助底精確的方式和份量的」——那副官說了。「但如果在主要問題上，我們能夠和你們做成一種協定，那麼做爲一個開始，格拉罕姆少校可以供給你們二十五套醫院用的麻布衫和五十雙靴子。」

「所以他們就以爲他們能夠拿五十雙靴子來收買我們了！」彼得

驚訝地想着。「他們很喜歡便宜貨呵，不是麼？」

「請你告訴格拉罕姆少校吧」——他高聲說了——「他底提議是一個對我們毫無益處的提議呵。格拉罕姆少校當然跟我同樣清楚地知道，美國部隊從康干，殊科多禾，烏哥那芽區域撤退以後，礦區底防守一定要移交到別個軍隊底手裏的。而科爾查克指揮部自己却沒有軍隊，這樣一來礦區就要交給日本軍了。所以在事實上，如果康干，殊科多禾，烏哥那芽地帶裏的別動隊現在能夠安安靜靜，那麼就可以使得這些部隊容易不受阻擾地移防；而實際上保障這次移防的美國部隊呢，却儼然保持嚴守中立的樣子……你該得承認這是對我們極其沒利益的，因此要我們接受格拉罕姆少校底獻議也是毫無意義的了。」

「也許，格拉罕姆少校能夠送你們三十套麻布衫和六十雙靴子呢，」那副官平靜地回答了。「他們怎樣做買賣呵——真是要死！」彼得是越過越驚愕了。

「我們只能夠在那種情形裏考慮格拉罕姆少校底提議，」他凝視着副官，說了，「如果美軍指揮部覺得接濟我們某種數量的鎗械，來幫助我們和日本軍隊抗戰，是有可能的話。」

當這些談判在繼續進行的時候，那勤務兵已經把雪白的餐巾，魚子醬火腿麵包擺出來了，並且打開了一瓶酒。那肥矮的少校給了那些食品 and 那瓶酒兩回熱望的瞥視，便顯明地在禮貌和食慾中間見蕩起來了。終於他不能再矜持下去。他用他底粗短的手指揀起了一塊夾肉麵包，便開始慘然地大聲嚼着。當那副官把彼得最後幾句話翻譯給他聽的時候，他底眼睛睜得非常圓，他放下了那隻端着夾肉麵包的手，驚訝地把彼得注視了好一會兒。隨後他便完全把他底夾肉麵包放在一邊，又用這樣一種沉重的低音格隆格隆地響起來，使彼得猜想着是一種野性底爆發。

「格拉罕姆少校希冀我告訴你，接濟雙方軍火都是抵觸美國軍隊

所服從的不干涉政策的」——那副官有禮貌地回答了。「但是格拉罕姆少校却很高興送你一點禮物，一支手鎗，一匹小馬，和一百顆子彈。」

「啊，多利害一個買手！」彼得心裏面生着氣地想了，但多少是有點快活的。那血色一面升上他底紅磚似的面頰，他一面說：

「在那些條件上面我們不能夠接受少校底提議。」

「格拉罕姆少校提醒你，那會成爲別動隊和美國部隊中間的軍事行動底開始的哩！」

「我也是同樣地想着的，」彼得回答了。他們沉默地坐了一會兒。少校把他底夾肉麵包吃完了。

「那麼，那就是最後的意見了？」副官問。

彼得想了一會兒，到底他說了：

「讓我把格拉罕姆少校底提議交到別動隊底革命委員會去吧。這個委員會有全權來處理那些發生了判亂的地方的。那麼，等那個決議案到了，我就通知你們吧。」

那少校和副官交談了一會兒。

「還有一層問題——最後的，」那副官說了：「你能不能夠命令你那些炭干、殊科多禾、烏哥那茅區域的分遣隊，至少在革命委員會底最後決議沒有公佈之前，不要對美國軍隊開始行動呢？」

「我能夠答應這點，但那實際上是不關重要的，」彼得笑了。「革命委員會底決議，在我底命令能夠到達分遣隊之前，就會來到了的。美國部隊底中立是這樣的，我們甚至連鐵路電報都不許使用哩。」

「格拉罕姆少校請你告訴革命委員會，如果他底提議是可以同意的話，他能夠送你們四十套麻布衫和八十雙襪子。」

「好的，我把那個告訴委員會吧，」彼得冷冷地說了便站起來要走。

那位少校做出一個有禮貌的微笑囁咕了幾句：

「格拉罕姆少校要我告訴你，他知道你這樣信任他，使他非常快活，並且對於你底剛毅表示敬意。」

彼得停住了不多一會兒，對那副官瞪起了一隻輕蔑的眼睛。於是，讓一個突然的，孩子似的願望跳了出來，他把兩個短些的手指放在嘴裏面，響亮地吹了一下哨子。

當一陣碎石子急滾下來的時候，他沒有工夫去賞玩在那些美國人臉上的驚駭的表情了；軍官們仰望着，驚異着；兵士們握起他們底來復鎗，於是一個蓬亂的腦袋，戴了一頂鑲上一個鮮紅的灣灣兒的軍帽，在巖石上露出來了。

「塞爾可夫同志，我們在這兒呀！」那蓬亂的腦袋用一種常常喝酒的傢伙底聲音說了。

「伴護着格拉罕姆少校到礦場去吧……再會了！」彼得對那些受了驚的美國人說。

他有禮貌地觸了一觸他底帽子，便開始爬上那條小道到山脊上去。

「那些反徒，——想想他們做買賣的方法啊！」他憤慨地想了。他一點都不思疑，美軍退出，就是日本部隊調到煤礦區裏的意思。一方面，那位少校正在想法子準備這個移防；而在另一方面，要向聯軍指揮部表示，美國部隊不論在甚麼地方出現，他們帶來的是迅速的和平和秩序，而日軍却帶來了戰爭和蹂躪。

使彼得憤怒的，是那位少校想要愚弄他的那個想頭；而他自己的，存在於美國和日本部隊之間的仇視，却是一種過份的敵愾心理哩。

在他們走到碼頭之前，彼得和那勤務兵，他曾經在山後膽怯地聞

蕩着，而現在在奉着那天早上美國人騎過的那匹馬的，聽見了從江邊來的一陣絕望的咒罵。

「那下面出了甚麼亂子呢？」彼得用馬刺刺了他底馬。

一個滿身塵土的騎者坐在一匹褐黃色的，在渡頭底木板通道上不耐煩地跳躍着的馬上，正在無微不至地咒罵着那中國撐渡夫。那撐渡夫正在慢慢地從對岸回過來。

「你在叫喊着甚麼呢？」彼得跑到那男子面前問了。

「哼，他在那兒摸摸索索地真像個老太婆！」那騎者一面把他底紫色的臉轉向彼得，一面嚷着。「我趕着要送一封緊急信呀！」

「送給誰？」

「塞爾可夫同志。從指揮官布勒地雅克那兒來的。」

「交給我們吧！」

那個游擊隊不相信地望着他。

「交給他吧，一點兒都不會錯的，」那勤務兵提示了。「這就是塞爾可夫本人哩。」

彼得折開了封口，當他看出了布勒地雅克底拙劣書法底意義的時候，幾乎叫了出來。

布勒地雅克通知他，殊科多禾底郊外經過六小時激戰之後，已經被他們佔領了。因為他不想停留在那兒，布勒地雅克已經把橫過梅卡河的那度橋和那水上砲樓炸毀了，現在正在把所有的鎗械和糧食從殊科多禾搬運出來。「而那些弟兄們正在掘毀那些鐵軌，聽着我的命令，至少要盡他們底可能地幹去，」他寫着。

這個報告在前一天的四點半鐘就發出來的了，並且由急傳使者村過村地帶着跑的。

「利害呵！」彼得粗獷地露出牙齒笑了一笑說，把他對於布勒地雅克底分遣隊所感到的讚賞，完全轉托在那個游擊隊身上，雖然這個

游擊隊不過是從克末尼茲加芽村的分遣隊根據地來的。

彼得突然記起了那位在少校底最後的要求來——在康干，殊科多禾，烏哥那芽地帶上，至少，在革命委員會做出最後決議之前，別動隊應該停止動作。他現在明白了，那位少校已經知道了殊科多禾底佔領，却想乘彼得未知之前攫取利益的。所以，倘若能使他贊成那些條件，便可以強逼游擊隊離開殊科多禾了。那即是在那個時候——那即是布勒地雅克仍然佔領着殊科多禾的意思呵！

沒有下馬，彼得從他底袋子裏掏出一本拍紙簿來，寫一個字條給布勒地雅克。在那裏面，他表明了他承認那指揮官底全部行動，勸告他盡可能地停留在殊科多禾久一點，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阻止日本部隊向煤礦移調，並且，倘若用最輕微的機會也好，要把第二天裝載美國部隊開向康干，殊科多禾，烏哥那芽地帶的火車弄出軌。

布勒地雅克底未經裁可的行動，已經突然地變成一個料想不到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功了。

「如果在我那胖流氓格拉罕姆談判的時候，我早就曉得了這件事情，那夠多好呵！」彼得懊惱地想着，但到了革命委員會，便弛緩下來，而變成非常高興的了。

### 三

革命委員會底全體委員實際上都沒有缺席。他所看見的第一樣東西就是亞羅沙底激動的腦袋；他正在用一種興奮的聲調在解釋甚麼。

「到底來了！」亞羅沙一眼望見彼得的時候，便叫起來。「我們正在開始想着你碰到甚麼意外了。而同時，壞消息也就傳來了呢，」他加上說了。

「煤礦裏有一封信給你。那是雅各·布多夫寫的，帶來的是一個從皮里亞丁諾來的特別傳信使者，」卡彭珂，那電報生，說了。

雅各，布多夫是當地的礦工委員會底主席。

彼得把那封信搶了過來。他站在門檻那兒就讀着那封信，他底大帽子推到他底腦袋後面，他底馬鞭跳到他底肩膀上面。

「親愛的同志塞爾可夫，」雅各·布多夫寫着。「新衛戍司令部朗哥瓦團長在三天之前的早上帶着大約一連科爾查克部隊來到了，而他們說還有更多要開來的。同晚開了一連有大砲的日本兵上來，黎明又來了別一連，並且也許還有呢。劫奪殊科多禾的流言遍傳各處，而火車也停開了。整個早上，美國人都在把他們底輕便廚房和糧食裝載到車子上面。在礦場上，他們說對我們的總攻擊正在準備中。居民也正在驚擾中。昨天有一個我們底弟兄被捉獲了，他身上藏有猛烈炸藥。他們向他用盡各種苛刑來拷問他，但他絕不肯洩漏我們一點秘密。那天晚上朗哥瓦團長把我也叫去了，問我關於這些炸藥的事情，隨後又問關於那那道命令的事情——他說應該還有更好的命令的，可是我毫不睬他，我只受了一頓拷打，他便把我放走了。祝你好，塞爾可夫同志，各弟兄都好。」

那封信那天早上便發出來了。「哼，你們看怎麼樣呢？除了一個敵人以外，對於那樣的消息，誰都不會高興的呵，」彼得平靜地陳述了。「不過日本部隊向礦區的移調倒是一樁事實，正跟布勒地雅克已經佔領了殊科多禾一樣地是一樁事實。」

他把他跟格拉罕姆少校的談判和布勒地雅克底信都告訴了他們。

「現在，布勒地雅克能夠怎樣佈置呢，這件事是成爲一個問題了，」彼得說。「我十分清楚那些美國人一定不能夠把他趕開鐵路沿線之外的那就是日本的主力部隊沒法子到達礦區意思，除非他們已經把布勒地雅克肅清了。自然啦，我們得準備一些料不到的事情的。卡彭珂！接線到皮里亞丁諾去，把所的事情完全告訴伊里應。告訴他派出一個分遣隊到接近礦場的派拉蒙諾夫農場去，並且把偵探配置到礦場

裏。是的，再告訴他我明天就到他那兒去。我們進行着去開始一個襲擊啊！』

二月七日，一九三四。譯。

## 汕頭的回憶

姚 仙

汕頭，這是我少時的故鄉，  
南國的第二大商港。  
那兒是溫暖的氣候，  
那兒是美麗的風光；  
四季都開着花，  
四季都結着菜；  
可是每天都有一一  
一隻兩隻的商船，  
把這甜蜜的果子，  
一備備的載往外埠去。

汕頭，這是我少時的故鄉，  
南國的第二大商港。  
那兒是花崗岩的屋宇，  
那兒是近代化的都市；  
那個寬闊碧綠的港水，  
時時在被奔流的韓江沖赤。  
可是每天都有一一  
三隻四隻的帝國主義的戰艦，



把黑大的砲口對着岸上，  
在深藍的波浪中飄盪，飄盪……

啊，汕頭，這是我少時的故鄉，  
南國的第二商港。  
那兒是溫暖的氣候，  
那兒是美麗的風光；  
那兒是花崗岩的屋宇，  
那兒是近代化的都市。  
可是深刻地印在我心上的——  
是物產一天天被人家擄了去，  
是港中帝國主義的戰艦的侵略之旗  
還有，是無數量的勞苦的兄弟！

對了，無數量的勞苦的兄弟，  
他們在岸邊替人家搬運東西，  
他們把自家生產的葉子送到外國去，  
他們剩的只是臭的汗，瘦的骨和黑的皮；  
他們終於連自己的家鄉都住不安，  
要一羣一羣地，對了，  
我看見，還要一羣一羣地，  
被搬到每天來臨的商船的統船裏，  
像牛馬似地運到各帝國主義的  
殖民地去當開拓荒蕪的苦力，奴隸！

## 銀幕上的吉訶德

·布拉斯

名導演巴勃斯特(G.W.pabst)製作的『Don Quixote』，從前曾在上海開映過，據說賣座非常不好，許多電影批評家做了若干評論替巴勃斯特抱不平，指摘中國觀眾水準的低下，稱讚該片是怎樣怎樣的成功，傑作。那時記者沒有機會看到這片子，深引為憾。幸而最近又在巴黎大戲院開映了，乃奮發籌出大洋一塊，和一位朋友緊張着精神，懷着頗大的希望去看來了。然而我那位朋友在這個名片開映中竟打起瞌睡來，我雖然沒有打過瞌睡，但看後却打起一個寒噤，這實在是很對不起德國的名導演及中國的影評家的。可是我和我那位朋友所得到的一種似乎被欺騙了的觀後感，是不是也可以叫名導演及影評家注意一下呢？

所謂『文藝影片』這類的西，在歐洲從前是曾經流行過一時的。那是因歐洲初期的那種荒唐無稽而且單調的滑稽片子已經不能夠滿足觀衆的要求，失掉了吸引觀衆的力量，同時也因歐洲的資產階級已經注意到這個最通俗最能夠普遍化的武器之可以利用，爲着迎合觀衆的心理，爲着生意經打算，同時也爲着要把資產階級文學或小資產級文學複製起來，使其大衆化，以加強自己的意識形態的影響，擁護他們的支配權，所以電影的命運必然地要被法定取着『文藝影片』的道路走了。約自一九一〇年起至一九一四年爲止的四年中間，世界的文豪幾乎全部被拉到影片公司的事務桌上來了，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哥德，且丁，左拉，莫泊桑……然而這結果是怎樣呢？這結果，是雖然電影資本家獲得了不少利益，資產階級相當達行了他們的陰謀，

而却使電影藝術墮落至成爲影片化的舞台，喪失了對白和色彩的演劇，或是成爲插入相片的乾燥無味的故事小說了。

電影藝術，現在是已經成爲組織大衆的思想感情的最重要的三大裝置之一（其他的二者是新聞雜誌和無線電播音），它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獨特的形式，因此有它特殊的內容和材料。和日本的名食品『刺身』不能夠用廣東的名菜『龍虎鬥』的材料做成一樣，電影藝術作品是不能夠也不應該取材於故有的文藝作品的。而且除開上一段敘述的種種特別或必然的原因以外，我們也不承認電影藝術作品有利用世界著名的文藝作品的必要。遠者且勿論，就咱們中國說罷；前些時矛盾的『小說春蠶』，曾被攝成影片，而其結果的失敗是衆目共覩的。它不但不能把原作品的 Nuance 及複雜性和雖複雜而一切的要素都調和地保持着均衡而融成一體的藝術價值再現出來，而且破壞了原作品的精神，歪曲了原作品的意義，成爲一種殘廢的滑稽化了的腿色的故事。

當然，取材於文藝作品的所謂文藝影片，在電影藝術的進展上，是相當盡了它的歷史使命的；同時，從其因和所謂『高級』文化（即文藝遺產等）聯繫起來，使一般人視電影爲一種無責任無內容的娛樂品的這種觀念轉變，開始認識電影是一種新的表現手段這點說起來，我們也不能夠忽視它的功績，然而無論怎樣，以『龍虎鬥』的材料來做『刺身』的這種不合理的事，是不應該讓它存在而自然也不會存在長久的，『龍虎鬥』的材料始終是蛇與貓，『刺身』是必須用魚做成；各有各的範圍，各有各的味道和其成就。因此，Don Quixote 只好是西萬提司的 Don Quixote 變爲 Pabat 的 Don Quixote 便要令人覺得不滿而且可笑了。我們在西萬提司的吉訶德之中，看到豐富的浪漫史，幽默，諷刺，真理，人物表現的正確，性格描寫的顯明，會話的巧妙和深淵，美麗的色影和線條；看到諸要素的保持平衡。看到一種像

浮彫般的想像的構成，看到一個渾圓的藝術品。西萬提司的吉訶德的姿容是偉大的，它的顯現雖然是架空的創造物，但他的存在是真實的，他的故事雖然是誇張的想像，但這想像，也是根據於真實。可是，這樣的吉訶德一被拉到銀幕上來，便化妝得使人完全不認識了，巴勃斯特使他變成只是一個瘋狂的武士，只是一個可憐的愚者，只是一個不曉得笑的精神錯亂者，一個令人憂鬱的笑柄！在這兒，我們不但看不到西萬提司的吉訶德那種固有的色彩，情調，精神，就連一點幽默的氣味也完全失掉，只顯得滑稽而已。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巴勃斯特在其製作上有着別個導演所不可及的高妙的手法，也不能否認巴勃斯特在這個片中有其別一面的成功（如開頭的配景和末尾的焚書場面等），但從大體上說，這片子是失敗了。這失敗的原因，當然是由於取材的冒險。我想，巴勃斯特是當了一回小小的吉訶德了。

1934.5.6.

## 自由主義文藝的威脅

秀 湖

春光月刊曾提出一個問題，收集了許多答案，在五月號中登出來，題目叫「中國目前為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這些答案簡單而又平常，意見大致是差不多的，倘要舉出一條有特色的答案，那就只有杜衡先生的了。

提起杜衡，大家知道那就是不歡喜用化名的蘇汶；三年之前他會和胡秋原輩以第三種人自居，要創造「為將來」的文學的。

這是一位自由主義的文學家，因此他的答案也三句不離本行：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最忌刻的是「齊物論」，事實上有不有人主張如此

是另一問題，但境由心造，不妨先來造牠一個敵人，張牙舞爪的撲將上去。因為中國要產生偉大的作品，是只有自由主義的文學家才有可能的。而沒有產生者，是因為有「齊物論。」

然而「齊物論」到底是心造之物，說來說去，却落了空虛，索性戳穿來說罷，中國目前為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呢？也還是因為不自由。「說過去，這許多有目共賞的事實一一十地放在那裏，更何況將來還有一個黑暗的時代在向我們威脅呢！」

過去的事實，是有目共賞的，至於將來，是否黑暗，我們無此敏感，自然不能決定。但黑暗我相信或會有的。至少自由主義的作家會如此感覺。所謂偉大作品的產生，受過去的壓迫，固然不可，而將來又有黑暗的威脅，照杜衡先生看來，是沒有多少希望的了。

然而「現在」的楊邨人韓侍桁輩，不是興匆匆的剛舉起小資產階級之旗，準備產生他們的偉大作品，而屬於將來的蘇聯作家們不也已產生了鉄流，毀滅，士敏土等——雖不偉大，中國却不能有——的作品麼？

於是杜衡先生說，「作家貴乎自己發展，被人鞭撻出來的克服和轉變……都非所以自致於偉大之道。」偉大作品的產生，「是非等到文藝上的自由主義從新可以喘一口氣的時候」不可的。

這從新喘一口氣的時候，會不會有呢？依我看，過去沒有，現在更沒有，而將來也很難有。因為過去有君主，現在有慕沙里尼，希特勒的橫流，將來則有無產階級。

然則偉大的作品產生竟如此宿命的無望了麼。我看倒也不見得。但怯懦於現在，恐怖於將來的人們，却很難的。杜衡先生的筆終於只好擱下去罷。

# 決心

窪川稻子作

紺弩譯

先一步走出來的八重，站在那煤煙薰黑了的「客棧」招牌前，動也不動，像在想甚麼地看着地下。八重底爸爸從客棧底昏暗的走廊，「騰騰」地走了出來。他摺住長衫底後擺，盤着穿白袴腿的腳，膈肢腰裏夾着洋傘。客棧老板坐在賬檯裏，向他招呼了一聲「多謝」；他「唔」了一下，稍微彎了彎腰，匆匆地走出門了。八重領着爸爸，一聲不做地走。

「天氣晴起來，好極了」，爸爸像在做活似地，望着天上說。早上都還像要下雨的九月的天空，不知甚麼時候，雲彩開始散了；從散開的空隙裏，青的，光亮的天空顯露出來。八重好久沒有看到爸爸底這箇樣子了，覺得怪可愛的。她有點兒感傷，輕輕地溫和地回答：

「唔，好咧；雖然會熱起來」

「比下雨總好囉。」

爸爸今天氣色好了。不但氣色好，昨天晚上還說過好久沒有看見的女兒底開話的爸爸，今天像憐惜起八重來了。走到街上，看見打着洋傘的別的娘們在河那邊的路上走，就對八重說：

「你沒有洋傘嗎」？

直到昨天晨為止，在警察局拘留所關了半個月的八重，走到太陽底下，像有點受不住似地。

「要是有了傘就好了咯」。

八重這樣說，想起要買把小洋傘帶回去送給住在鄉下的七歲小妹妹。這時候買洋傘，說不定已經遲了；但是一想到她會怎樣喜歡那好

看的綢子做的鮮紅的傘；就是留到來年用也好，所以還是想買。在鄉下膝黑的屋子裏，那紅的洋傘，會像甚麼特別東西一樣，看起來是很新鮮的吧。並且，媽媽呀，姨媽們呀，會圍着它稀罕地望着的吧。

想到這些，八重底心，忽然強了起來。連五角錢的一把傘，在我們底生活裏，也成了稀罕的東西咧！

——我底決心是對的！

八重精神振作起來了！

「爸爸，阿絲長大了吧？」

「當然長大了，你回去了，她會喜歡的」。

八重不做聲，悄悄地看着地下。爸爸因為走到熱鬧的有電車的街上了，沒有留心八重；從市內電車終點那裏起，已經打算看看東京的風景了。花今天一天的工夫玩一下吧，並且，也算是做爸爸的跟好久沒有看見的女兒一塊兒玩玩。八重從鄉下跑到東京的紡織工廠來做工，是十五歲的時候。第二年正月，八重回過一次家；那回以後，已經三年沒回去了。

前些時，八重寄信來說：『我們公司裏在鬧風潮』爸爸對媽媽說：『唉，說是在鬧風潮咧！』接着公司也來了叫去接女兒回來的信。以後，爸爸正在附近的田裏，又看見郵差跑進自己家裏去了。阿絲拿着信，從田埂上跑了來。這回不是從公司裏來的。是從東京的一間警察局來的。爸爸皺着眉頭說：『我要到東京去。』媽媽也流着眼淚，擔心着。當天夜晚，就向大房裏借了路費，爸爸進京去了。

『你底女兒是個搗亂份子！』在警察局裏，爸爸被喝斥着。八重帶着蒼白的骯髒的臉走出來；一看見爸爸，就不做聲地把頭低下去了。那一天，爸爸，就在附近的小客棧同她一塊兒吃飯。

『怎麼回事呀？』

『唔？』

八重好久不做聲，過一會兒，才說：『我並沒有幹什麼壞事呀。』八重們是反對罷工團幹部底命令。幹部對於那女工們爲反對臨時回鄉和換班制而起的罷工，簡直說：我們因爲是幹的『摩登罷工』，所以不能夠鬧的太傷雅的。可是，公司方面却恰好因爲不景氣，停止機器倒也沒有甚麼損失；所以不論女工們罷工到什麼時候，只要不吵得厲害，也就一些不覺得麻煩。於是，就半點罷工的效果也沒有。

『我們非大鬧起來不可！不要聽那種幹部底鬼話！』

八重她們這樣說着，就活動起來。

爸爸雖然蹙着眉頭，但也一心一意地聽着。『哎，好，總之公司已經開了門，還是回家去吧！』

『我不！』

八重搖頭說馬上去當娘姨甚麼的，同時也可找工作；所以不高興回到鄉里去。爸爸固執地反對。

『要是由你留在東京的話，我不會花這樣貴的火車錢跑來了。』

就是這天，已經把行李收拾好了。那是昨天的事。今天是預定父女兩人用一天的工夫看看東京風景，就馬上搭今晚的火車回去的。

淺草的雜貨攤，在兩旁很絢華的商店並排着；石板鋪的街道朝正面的金剛門筆直地通着。已經召好多人在走。摺起單衣的後擺，盤着穿着白褲腿的脚走路的爸爸，和在藍布的單衣上繫着紅花布帶子的八重也在當中走向觀音堂去。八重想起罷工的時候，在這雜貨攤上跟×××取聯絡的事情來了。八重還在雜貨攤的傘鋪裏，給妹妹買了一把四角錢的洋傘。

『買什麼東西給媽媽呢？』

『啊啊，甚麼都不要都行；向大房借錢來的，還好買什麼禮物回家嗎？』

『雖然那樣，也得給媽……。』



八重想要會會媽媽了。她想，要是回去了的話，媽媽會流着眼淚，久久地看自己底臉。那麼一想，八重就想起媽失望的樣子，決心也似乎遲鈍起來了。

然而，一想到鄉村的生活，回去的理由就沒有了。怎樣也得要出來做工。那，就是爸爸把八重領回鄉下去，也不曉得怎麼辦。鄉下的田活縱然添了一個做事的人，收入也不會增加的。並且，若是沒有八重每月寄回去的七塊錢的收入，每月的生活就過不了。

八重和爸爸從雜貨攤向有電影院的那方面走，儘是談些生活困難的話。八重故意專門說些那樣的話。爸爸一面驚異着女兒已經可以說出那樣的大人的話，一面覺得她很靠得住。八重說：

『窮人所以儘做工都還是窮苦的緣故，是因為有錢的人蠻橫，連我們做出來的那一份都拿跑了。』

『哎，算了罷。』

爸爸慌忙地說。他想：女兒豈不是真的有着過激思想了嗎？

八重並沒有反抗爸爸。她想想爸爸縱然現在不能夠馬上明白自己無論如何也要留在東京幹運動的決心也不要緊。她又想想只要他曉得，就是回到鄉下去，家裏也還是很困難就行。

然後，八重帶爸爸看了上野的西鄉銅像和不忍池，就進了動物園。就在動物園，八重也曾和工會的人作過連絡。她想，不知道大眾怎麼樣了呢？她還想要快點會到在罷工的時候一起幹過暴露黃色幹部運動的三村和小林。

爹爹瞻仰着西鄉底銅像等等；但，似乎也不很有興趣。

兩個人要從上野車站坐上火車裏去了。

八重底心突突響起來了。她覺得爹爹忽然變得可憐了。不曉得怎麼辦才好。八重勉強地要使自己振作起來她故意想起小林和三村底臉孔；也想起了工會的人們底臉孔。她想想對於爹爹和媽媽，只要以後

在信上詳細賠罪就行

在上野車站裏的候車室裏，八重就把行李交給爹爹，去買車票。她只是買了一張回家的票子，交給爹爹。

『我要到廁所去。』

八重目不轉睛地看着爹爹底臉，說。

『爹爹，不要把行李掉了。還有，錢也不要給人拿了去。』

爹爹點點頭，用眼睛送着那低着頭從候車室裏跑了出去的八重背影。

直到開車的時候，八重也沒有回來。

## 人間世論戰經過

林 默

四月到五月的文壇上，以小品文爲中心，會展開一個雖不很大，却牽涉很廣的論爭。這就是「人間世」論戰。論戰的經過，大約是這樣的——

四月初旬，有一種專載小品文的半月刊出現，「叫人間世」。是由林語堂主編，良友書局出版。據該刊的「發刊詞」創刊旨趣略如下述：

「十四年來中國現代文學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創作小說，即有佳作，亦由小品文訓練而來。蓋小品文，可以發揮議論，可以暢洩衷情，可以模繪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割記瑣屑，可以談天說地，本無範圍，特以自我爲中心，以閒適爲格調，與各體別，西方文學所謂個人筆調是也。故善治感情於一爐，而成現代散文之技巧。人間世之創刊，專爲登小品而設，蓋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扶掖助瀾，使其愈臻暢盛。……內容如上所

述，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爲人間世。除遊記詩歌題跋贈序尺牘日記之外，尤注重清俊議論文及讀書隨筆，以期開卷有益，掩卷有味，不僅吟風弄月，而流爲玩物喪志之文學已也。……」

「人間世」創刊第一期的內容：有知堂先生近影一幅，有周作人「五秩自壽詩」及沈尹默劉半農林語堂諸氏的和詩，有蔡元培，周作人，劉半農諸氏的文字。有徐懋庸氏的「極微論」介紹，此外還有遊記，日記，序跋之類。這樣一個比較完整的小品文刊物，在文壇上還是一個特創。

「人間世」創刊號出版不久，文壇上立刻起了反應。最先是申報「自由談」在同一天登出兩篇對「人間世」不滿的評批。一篇是莖容的「人間何世」，一篇是胡風君的「過去的幽靈」。前者的大意如是：

「……按發刊詞『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的範圍，逐篇讀下去，却始終只見『蒼蠅』不見『宇宙』……這是一。

據說十四年來中國創作小說的佳作，是由小品文訓練而來。……但長於小品文的京兆布衣知堂周作人先生爲什麼至今不見有小說行世，而另一善寫小品文和雜感的曾迅在寫『狂人日記』『孔乙己』以前，又曾寫過怎樣的小品文字呢？……這是二。

個人的玩物喪志，輕描淡寫，這就是小品文。西方文學有開的自由個人主義，和東方文學筋疲力軟毫無氣力的騷人名士主義，合而爲小品文，合而爲語堂先生所提倡的小品文，所主編的『人間世』。

我把『人間世』捧讀了一遍，真不覺有人間何世之感！」

莖容所不滿者，第一是「人間世」的內容方面不能如發刊詞中的預約，放棄了「宇宙」，只談些「蒼蠅」。第二是小品文本身並沒有

發刊詞中所說的那麼偉大，而對創作小說的佳作是由小品文訓練而來的說法，更持異議。他以為小品文是可成爲一種玩物喪志的東西，林氏所提倡的小品文和『人間世』更特別發揮了牠的特性。

至於胡風君的「過去的幽靈」、是以周作人氏「五秩自壽詩」爲中心的。那大意是：十年前曾做過文學青年的，一定還能記起盲詩人愛羅先珂。他從日本飄到中國，一面嘆着這國度是沙漠，一面却遇見了「五四」的狂風。因此他爲我們寫了「桃色的雲」和童話集，同時還有一篇演講，叫「過去的幽靈」。翻譯這講演的就是當時站在新文學運動的前面，爲詩的解放而鬥爭，現在却作出這樣爐火純青，談狐說鬼的舊體詩的周作人先生。胡風說：

「……那麼，周先生現在自己所談的鬼，聽人家談的鬼，是不是當年他翻譯的時候叫我們防備的幽靈呢？昔日熱烈地叫人防備，現在却促膝而談之，不曉得是鬼們昔日雖然可惡而現在却可愛起來了呢？還是昔日雖然像現在的評批家似地浮燥現在八道灣居士却功成圓滿，就是對於小鬼也一視同仁了？或曰周先生雖然逍遙世外但終不能忘掉人間，談鬼云者，不過是對鬼域人間一諷刺耳。那麼就是不將袍子換袈裟也可以，我們還是希望八道灣居士對一批一批「失足落水」的青年們來一次超度的乾脆。……」

……至於十里洋場上出現的『人間世』，既不吟風弄月，也不玩物喪志，祇是有點力求『精雅』，『談狐說鬼』而已。」

胡風君的意見是周先生從前叫人防鬼，現在自己却和鬼談心，是有些矛盾的。倘說是對鬼域人間的一種諷刺，那麼就希望他不要換上袈裟，來替「失足落水」的青年們超度超度。而「人間世」是一種力求精雅，談狐說鬼的地方，最好是不去插足。

這兩篇文章在自由談登出來的第三天，林語堂氏的答覆，就趕上來連擊了。怒髮衝冠，戟指痛罵，情見乎辭。林氏平常幽默的紳士的

態度，似乎完全收斂，露出血氣方剛的青年氣魄來。林氏答覆的文章，是寫給自由談編者的一封信，題曰：「論以白眼看蒼蠅之輩。」撮其大要於次：

「莖容君嘆人間何世，我却正在嘆世間何人？世間若只有莖容其人者，則亦只有大品文章，處盛世則揖讓王庭，歌頌聖德；處亂世亦只有慷慨激昂，長吁短嘆。更必有善哭民族，或相對潸然，或放聲大哭，或發起跪團，要求欠薪，或組織破壞團，向弱小女子示威。此輩人與我老死不相往來可也。」

「論語早已受這般人之鄙夷，而人間世亦必遭此等人之白眼，數中事也。蓋莖容君寫來雖是白話，其深惡小品文之方巾氣與前反對白話維持道統之文人無別。莖容君是看重宇宙，鄙視蒼蠅，我却鄙夷宇宙，好談蒼蠅。若問蒼蠅有何可談，請閱人間世第一期「金聖嘆極論」。」

「……然吾知蒼蠅却不會因莖容其人之白眼，而遂不入小品文。小品文亦不因莖容其人之白眼而減其魔力。莖容君拭目以俟之可也。」

「……莖容君謂『個人的玩物喪志，輕描淡寫，這就是小品文。』甚是代表新道學之見解思想。……」

總括起來：莖容不滿於「人間世」，則莖容是盛世歌功，亂世短嘆之輩，是跪哭團，破壞團之流。莖容反對林氏提倡的小品文，是因為有方巾氣，和反對白話維持道統之文人無別。莖容云云是代表新道學之見解思想。與某種文人不相上下。在這一篇文章中，林氏氣忿過度，對於小品文及「人間世」本身似乎很少辯護，只有對莖容個人進行了人身的攻擊和譏諷。

回答這攻擊的是莖容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發表的「砥回自己的痰沫。」大意是聲明「人間何世」一文無非是告訴大家，看見蒼蠅

，不要談認作宇宙。要寫小品文，除開閒適之外，還有掙扎和戰鬥的一條大道。林氏不從正面反駁，只施行了誣蔑的反攻。金聖嘆寫「極微論」，已是亡國的時代了，可知「極微論」以外，還有更重要的文章要作。林氏不注意到這點是錯誤的。

同時林語堂氏在自由談繼續寫了一篇周作人詩讀法。認為周詩是「寄沉痛於幽閒。」引明人：長沮桀溺為天下之熱人一語為證。林氏發揮這理論道：

「吾素最反對清談亡晉論。晉之亡不在阮籍猖狂，而在昏君暴主殺人如麻，使阮籍不得不猖狂之環境。……後之論史者每謂清談亡國，不啻為逆閹洗刷，陋矣，且亦冤矣。夫飲酒猖狂，或沉寂無聞，亦不過潔身自好耳。今世癡髓，欲使潔身自好者負亡國之罪。若然則『今日烏合，明日烏散，今日倒戈，明日憑弑，今日為君子，明日為小人，今日為小人，明日復為君子』之輩可無罪。孔子聖人尚有乘桴浮於海之嘆，今世癡髓幾欲駕聖人而上之矣」。

繼這篇文章而出的是林氏的「方巾氣研究」，在「自由談」連載三天。這是林語堂氏在這次論爭中標準的「語錄體」，林氏一生思想學問的精粹，都包含在這篇文章中。原文甚長，限於篇幅，全錄既不可，內容複雜，摘錄亦很難。反覆翻讀，撮其大要，歸納數點於下：

- 一、方巾氣與新舊衛道派（包括哼哼唧唧文學或吭嚦吭嚦文學）是幽默之敵。
- 二、辦幽默刊物，在外國亦容得下，何必大驚小怪。林氏是井無野心，只因生性所近而已。
- 三、出版「人間世」和出版「論語」一樣，「不好落人窠臼」也。無端加以奪取「文學正宗」之罪，這是籠統思想。「此種批評，謂之方巾氣批評。」

四，贊成提倡西洋文化。但西洋文化極複雜，「五四」運動太籠統，應該隨性所近，分工合作。林氏分得的是西方文化之一部的「幽默」，和西洋文學之一部的散文。文學之外的哲學經濟社會，林氏申明，他沒有辦法，「你們去提倡罷。」

五，提倡幽默小品，倘竟出意外的有效，「在中國的哼哼唧唧派吭哨派文學之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間接增加文學內容或格調上之豐富，甚至中國人心靈上生活上之豐富，使接近西洋文化，雖自身不免詫異，也可聽天由命。……叫中國人取一種比較自然活潑的人生觀，……盡一點點國民義務，」使人家詫異其生活之嚴肅。

六，中國新文化未經過幾十年浪漫潮流之陶鍊，人之心靈仍是苦悶，人之思想仍是乾燥。其所以五分鐘曇花一現的轟然一陣花炮者，實是心靈根本不健全，苦樂失調，叫苦後一股氣接不上也。

七，心靈根本不健全，方巾氣的批評，也只善摧殘，對論語批評曰「中國無幽默。」但幽默的根芽已發揚光大，除非初出茅廬小子，都對幽默加一層的認識。

八，七手八腳，却絲毫沒有打動「人間世。」沒有一篇夠得上批評「人間世」的文字。人間世之錯在用仿宋字太古雅。

林氏這篇文章的內容提綱絮要，大致如此。倘要明白其中的重心，正如周作人先生的自壽詩一樣，「旁人若問其中意」就只好等「且到寒齋吃白茶」了。

以小品文與幽默及周作人自壽詩為中心的論爭，擴展開去，參加這論爭的報紙副刊物，及其他刊物雜誌，據林爾堂氏在「周作人詩讀法」中的統計，有人言周刊，十日談，矛盾月刊，中華日報動向，申報自由談等，其餘散見於申報本埠增刊，讀書通訊，大晚報火炬，現

代月刊，春光等刊物報章的，舉不勝舉；有各式各樣的議論，也有各式各樣的主張。現在只能擇其要者，爲方便起見，大致別爲擁護林語堂氏及其小品文的，與批判地反對論者，兩方面略爲介紹於次：

#### 一，批判地反對論者

申報「自由談」大野君的「關於小孩」：……夫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故作仁義士，摩頂放踵，雖然可以不必，但坐在黃河決口裏猶自飄飄然，却未免使人踏傷。如果提倡，還是比較偉大的東西較有意義吧！十四年來的小品文的成就是提倡小品的結果麼？抑是提倡比小品廣大一千倍的西洋文化的結果呢？

申報「自由談」吳容君的「論天真」：天真的人不會有阿Q式的幽默，以儒怯爲英勇，以冰冷爲火熱。他不想談狐說鬼，來一手以神道設教，他也不明白爲什麼聽見狐鬼愁眉打結，就算是有道學氣方巾氣。

申報「自由談」古董君的「論文壇上的摩登風氣」：才子的才氣，原來使人受不了，……「不才子」的才氣呢，更要使人逃跑了。……這又加上西洋大都市的頹風，殖民地的野蠻氣分，然後成就了「摩登」風度。……此風……近代的幽默諸公亦復不能辭其咎。弄到青年男女一個個王愁善病，弱不禁風，口角含牙籤一枚，腋下夾「論語」一卷，沒有一點剛強的氣魄，深遠的思想，大家悠悠然於淺淺的溪水裏了。

申報「自由談」崇巽君的「小品文的生機」：但林先生以爲最近各報上之攻擊「人間世」，是系統的化名的把戲，却是錯誤的。證據是不同的論者，不同的作風。其中固然有……但也有熱心人的議論。世態是這麼的糾紛，可見雖是小品，也正有待於分析和攻讞的了。

申報「自由談」三心君的「論改革法」：如果「天下興亡，匹夫



有責]不是瘋狂者的嗶語而必引為自己的嚮導的話，則負起這責任時當稍注意施展的方法……三打孔家店於前，再捧出一部論語（是雜誌）給人家看，庶幾略略可以撕去道學之紙冠，這不過是一個小例子而已，是一法。觀準了社會的弱點將殺豬刺去，也是一法。……可慮者，是自己「費厄」，有時不見對方之殘忍；只看見雍容的笑臉，不見其張牙舞爪的異形……

「春光」魏猛克君「關於小品文」：論語式的幽默，其實已失去了幽默的本相。……這一兩年的勝利的小品文，雖然多是「投鎗」，是「匕首」，却處少見。……專載小品文的人間世……但看看內容，却又大大的使人失望。……正是但求精雅，故意模仿着「小禰說」。

## 二，擁護林語堂氏及其小品文的

「人間世」第三期風子君的「關於小品文」：……「五四」以後，文章裏也有所謂小品文。表面上同樣不被人重視，骨子裏倒是正人君子們所痛惡的。原因是……這些東西裏頗有刺。

「人間世」第四期徐懋齋君的蒼蠅之滅亡：蒼蠅，小物也，為目光遠大者所不屑談者。然而，在實際上，蒼蠅之所以存在的問題，却是一個社會問題。……痛惡蒼蠅者，當明白蒼蠅的社會的根據。

申報「自由談」曹聚仁君的「周作人先生的自壽詩」：人間世刊載周作人先生自壽詩，引起了許多批評；詩是好的，批評也是對的。……周先生飽歷世變，甘於蹈穢，以隱士生活自居，蓋勢所不得不然。周先生十餘年間思想的變遷，正是孔融到陶淵明二百年間思想變遷的縮影……（附啓：自壽詩……懸掛林氏書齋，彼此欣賞欣賞，此法最妥。……）

申報「自由談」徐懋齋君，「關於極微論」：學作文，當注重觀察，對於極小的事物，倘加以深刻的觀察，必有豐富的意義。……要中國能產生偉大的作品，……較易的還是注重觀察。

申報「自由談」，追迂君寄自北平的「宇宙與蒼蠅」：宇宙是包含着蒼蠅，蒼蠅是關聯着宇宙。

這一次論戰，一開始就因為林語堂氏喪失了「幽默」，不免於忿激，所以關於小品文本身的討論倒沒有一篇縝密完整的文字。大家或則亂舞一陣刀槍棍棒，或則偷使兩趟拳腳，混戰一場！明明白白，把他當作問題提出來，冷靜地從事討論的文字，却一篇也不見。假如有，那就是春夫君在五月十八十九數日大晚報火炬中發表的一篇「人間世論戰的總結」。這篇文章，字數逾萬，自然不是這裏可以完全轉錄的。為使讀者明瞭這論爭的全部，且將春夫君的文章提綱於下，以作本文的結束：

一，「人間世」論戰是與目前反帝文學運動的發展有直接間接的關係的。

二，（文學的內容與形式）整容「個人玩物喪志，輕描淡寫，這就是小品」的論斷是錯誤的，把文學的形式與內容混為一談。——把兩者的統一性還原為同一性，因此問題在林語堂先生們提倡的是怎樣一種小品文。

三，可惜得很，林先生雖動輒罵人們為「俗人」為「僮夫豎子」為「淺薄可笑」，意外地他老先生却并非有着和他所笑罵的相反的特質。

四，什麼是「純粹的幽默」呢？這是叫人以藝術至上主義的態度寫小品文。因此「林先生提倡的小品文的徵特是完全和「國家興亡」或是他所謂「世道人心」無關的。

五，被林語堂先生稱為「吭嚕吭嚕」的「俗眾」也需要「笑」，需要「幽默」；也需要代表他們的呼聲的小品文，也需要攝取並繼承近代西洋資本主義文化的遺產，但的確他們不大需要藝術上的唯美主義和政治上的小布爾虛無主義相結合的東西。

六，林氏對我們大作「容忍」的說教認為西方民族精神健全而中

國民族和屬於這一族的批評家「心靈根本不健全」，其實西洋文化的這個特色祇是某一歷史階段的現象，何況數千年封建的壓迫養成了中國人「善能容忍」的美德，難道還需要林先生輩再叫他們學習來路貨的「容忍」嗎？

七，我們從文學的形式與內容問題考察這次論戰，認為我們不應該反對——而且在現階段反應該充分運用小品文這種文學形式，但反對與「國家興亡」對立的客觀上替敵人減弱民衆反帝情緒的小品文，尤其堅決反對的是拿「頭巾氣」或「人世間」第四期周作人先生所謂「服膺文以載道的耳食之徒」等不倫不類的頭銜來逃避對於此種小品文的批判，阻障新的「反帝小品文學」的發展。

八，語堂先生論「史者每謂清談亡國，不啻為逆閹洗刷。……」的這一見解是非常可寶貴的，值得人們支持的。的確中國之亡應該是亡於使「阮籍們」不能不猖狂，「陶淵明們」不能不避世的環境，亡國之罪應由此等「殺人如麻」的「昏君暴主」負之，不當加之於「潔身自好之士」。但這樣祇是一種決定論的觀點，把惡劣環境的支配當作一種「不可抗力」，一種「宿命」，不管是與他「同流合污」或「潔身自好」，客觀地都是向環境投降，維持「惡劣環境的支配」！「殺人如麻」的「昏君暴主」固應負主要的亡國之罪，而麻醉自己「反抗」的靈魂，以求自全於「昏君暴主」的刀斧下一任其發揮亡國的行為的阮籍陶潛們也應負相當重大的責任。

總之環境的支配不是永恆的「不可抗力」，不是無法解脫的「宿命」。任何環境祇是後天的，人造成的。把握了他的發生，發展，沒落，滅亡的規律，我們是可以同樣用人力去消滅牠，或漸次促進牠消滅的。

# 東流文藝月刊

## 創刊號目錄

好調怕(短篇).....	海凡
鄉村的太陽(短篇).....	雍夫
黑眼睛姑娘(長篇).....	斐琴
母親(短篇).....	劍冰
殘年(素描).....	流矢
創作方法研究	歌郭里的寫實主義(岡澤秀虎)..... 煥平譯
	安斯退益夫斯基底方法..... 魏博 普文合譯
詩	支那人到軍港規光..... 斐琴
	土地，我的母親..... 斐琴
	天堂階下..... 紗雨
	生活..... 煥平
	海涅詩抄..... 煥平譯
棄兒(劇本).....	林倫
從歌郭里到安斯退益夫斯基(雜文).....	曼之譯
最近日本文壇的輪廓(介紹).....	秋蘋

(七月十五號出版)

# 當代文學

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 創刊號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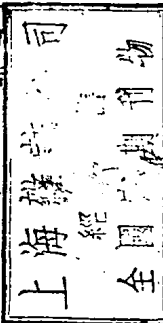
發刊詞.....本刊	兩個畫家.....許幸之
論文及小品	母與子.....王余杞
大戰後歐洲文學精神...董秋芳	詩歌
再論喫茶.....知堂	贊美詩兩首.....番草
癩婦.....子岡	Adie.....艾青
魚.....曼谷	劇本
小說	獄.....陳凝秋
金元爺.....紺弩	貼報處的早晨.....墨沙
愛.....金丁	主編人 王 余 杞
夜.....周楞伽	總發行 天津 天津書店
蕪的價格.....徐益	代售處 上海 各大書店
鞭笞.....宋之的	

## 作品創刊號

(本期一角五分)

出版者 思齋出版社  
 編輯者 作品社編輯委員會  
 代售處 上海各大書店  
 定價：  
 每期 一角  
 每卷(六期) 六角  
 每年(十二期) 一元

(本刊每月廿號發行)



# 托爾斯泰論

烏里雅諾夫著  
普列哈諾夫

何克畏譯  
克己

定價六角

產生托爾斯泰這個偉大的藝術家·思想家的社會根據怎樣？托爾斯泰的真價是什麼？我們不要托爾斯泰嗎？這些問題本書都有着正確詳細的討論·本書是正確站在與托氏的時代相關聯的，具體的社會基礎上，用辯證法的方法，去把握托氏的藝術思想的論文集。想把托氏抬進聖廟去的人，罵托氏為卑污的說教者的人，都不可不看此書以糾正自己的錯誤。

思潮出版社出版  
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  
國際書局總代售